

著 華 仲 金

談 女 婦

版 出 店 書 千 女

女 子 文 庫
女 子 生 活 叢 書

金仲華著

婦
女
談
藪

女子書店發行

女 子 文 庫

婦 女 談 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印數一至二〇〇〇

著 者 金 仲 華

發 行 者 姚 黃 心 勉

印 刷 者 利 國 印 刷 所

上海帖嶺路十六號

上海霞飛路新德里

總發行所 女 子 書 店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

「婦女談叢」自序

婦女談叢的寫成和出版，都是出於偶然的機緣，而不是由於怎樣確定的計劃。在五六年前，我國偶然的機緣，進入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社，襄助編輯的事務；大約是一九三〇年的夏天，婦女雜誌由葉聖陶君接辦，我還是做着襄助編輯的工作。是在葉君的提議下，我開始用婦女談叢的總題寫一些關於婦女的各方面生活的零星文字。自己平日常讀一些西文雜誌，遇到關於婦女的有趣味材料，我都收集下來，當時婦女談叢中的文字就是把這種材料編綴而成的。寫的時候僅爲一種興趣，我的目的祇想供給婦女一些消閒的閱讀的材料，而沒有想給婦女以怎麼高深的教訓。當然，我更沒有把這種小文字集起來加以出版的意思。葉君編婦女雜誌僅半載餘，他辭後我所寫的材料也漸告渴，這種小文字只是偶然的寫幾篇。到了一九三二年初，上海戰事發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和婦女雜誌社全給日軍

的炮火轟完，我寫婦女談叢的機緣和興趣也告一段落。

源戰停止後，姚名達君創辦了女子書店，要我把以前所寫婦女談叢的文字集成一書，交他出版。因為自己覺得這些材料沒有什麼價值，我起初表示不贊成。但是經姚君的慫恿，我只好在前所寫的三十多篇中選取二十幾篇，交他發印。這二十幾篇中有關於各國婦女的一般生活，勞動以至參政的情形的，有着幾個著名女文學家，科學家，政治家和社會運動者的故事，更有一部分是關於婦女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如化裝，愛美等等的。自始至終我不想這些文字會給與婦女讀者什麼有價值的教訓；祇要這些文字能給與婦女一些有趣味的材料，我想這冊本來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自己一向常常這樣的勉勵着：不要把粗製濫造的東西搪塞或者欺騙讀者。在把婦女談叢的稿子交去出版時，我非常擔心這次就犯了這毛病。在最低的限度，我希望這冊小小的書中的文字不會有錯誤的以至低級趣味的東西，貽害一般純潔

的婦女讀者。如果這個最低限度的目的能夠達到了，那麼，我想自己已能告無罪於讀者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日仲華寫於滬寓

婦女談藪

目次

自序	一
美國婦女參政的十年	一
德國政治上的婦女	七
歷史中婦女戰鬥本能的表現	二〇
印度民族運動中的女傑奈都夫人	二四
歐洲國家的婦女	三〇
投身蠻荒的美國女子梅特博士	四〇
女科學家潘寧登	四六
英國文學史中的白朗脫氏姊妹	五〇
黑奴籲天錄及其作者司都和夫人的故事	六九
美國職業婦女解放的近勢	七七

美國婦女職業薪資的低薄	八六
英國已嫁婦女從事職事的難關	九一
紐約的女福爾摩斯	九六
檀香山的職業婦女	一〇三
墨西哥的婦女	一一〇
近代各國的婦女警察	一一七
婦女與航空	一二三
新俄的婚姻道德制度	一三一
新大陸上的愛情買賣	一三七
美國最大的離婚市里諾	一四三
瑞典人婚姻法的特色	一五〇
現代婦女的時裝熱	一五六
婦女的化妝香品	一六一
親子關係的辨認法	一六六

婦女談藪

金仲華著

美國婦女參政的十年

在一九二〇年，美國憲法的第十九條通過而成立了，從此新大陸上的女子乃得與男子在同等的條件下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十年來，那邊的女子是和東方蘇俄的女子一樣，受到了世人的深切的注意。對於她們的享有着和男子同樣的權利與自由，大家是存着羨慕，熱望，期待，妒忌，以及懷疑等等的心情在觀望着。十年是忽忽的到了。在去年，美國的婦女有一個極熱鬧的慶祝參政成功的十週紀念會舉行着，但當熱鬧過後，理智清醒過來，有人問起美國十年來的婦女在政治上究竟有着怎樣的成績，回答的結果似乎不能使人樂觀。很多人的意見，以為美國婦女參政的成績並不如想像那麼的圓滿。

當然，時間是太短促了，僅這匆匆的十年，十年之中是不能有長足的進步可以看出來的。但細想一下又不能這樣說。蘇俄，德國，差不多同在那時實行婦女參政的，而婦女在政治上的活躍比美國超過多多。也許國家的多故是能激起婦女對於政治的熱心的，像美國那樣容易生活就不能提高她們奮鬥的情緒了。其實美國的婦女的生活又何嘗是達到了正規的健全的生活狀態了呢。

說預備的時間太不夠罷，尤其是不然。美國的婦女努力於參政運動者近七八十年，在這許多年中婦女應該已經認識了政治的真相。現在美國的婦女差不多全數受過初期的教育，達到中等和高等教育者當在半數以上，她們是健全的公民了，對於政治當有明晰的認識。但事情並不如此：她們沒有確定的政見，她們不能充分利用選舉權，她們沒有因女性的質素之加入而使美國的金錢政治改良。因此，她們在政治上沒有離開被動的地位，對一切總是隨波逐流的。

一個批評者說，美國的婦女參政運動者最先提出的理由就是以爲婦女參了政

將使政治的道德提高，惡劣官吏的夤緣得選者將大大的減少，尤其是地方政治會有非常的刷新。但是回顧十年來美國的政治狀況，就是一個最樂觀者也不敢說這預言是實現了。事情是確確實實的，美國的幾個大城市如紐約、芝加哥、費城等處的選舉情形是以腐敗出名的，有許多官吏的糊塗的事蹟簡直可以使人不信任民主政治，而婦女竟默默無所表示。

民主政治代議制度下的選舉應該是鄭重其事的，選舉者當再立考慮誰是最孚衆望，最有才識力量擔負責任，才投自己的票子，決不能爲自己的私利，偏見而隨意選舉的。但美國的婦女在過去的選舉中就陷於這缺點。尤其是在美國南部的幾省的人民，宗教觀念與種族觀念極深，婦女所投的票常屬於頑固守舊的宗教家。禁酒也是美國婦女所重視的一點。因爲怕男子陷於酗酒的惡習，美國的婦女對於禁酒律頗重視，年來選舉中禁酒問題常爲爭執的一點。而婦女所選舉者常爲最主張禁酒的人，而不一定是有能力有學識與能持公道主正義的政治家。上屆總統

選舉中胡佛的得勝與斯密士的失敗就是爲此緣故。

目前美國婦女在政治上佔有重要地位者極少，可以提起的只有兩個省長和十一個衆議員，參議院中竟無一個婦女；和德國俄國比起來真是相形見拙了。而且就在這幾個寥寥的衆議員中，就四個是因她們的丈夫——本來在衆議員中——故世了而補充進去的。這十一個女議員在國會中毫不活動，對於立法她們沒有聲氣，各種重要的委員會中沒有她們的名字，民衆也不大注意到她們。直到現在美國的總統沒有指委過一個婦女做內閣閣員。在各州有並不很多的婦女做着地方上的市長，縣委員，稅務職員等次要的事情而已。

在政黨中，婦女也活動。她們沒有進入於黨的內部重要組織中。至多她們只做到州方的地方的黨務委員會中的副主席及幹事而已。然而美國的政治就是在兩大政黨的活動中推進的，婦女沒有在黨中佔到重要地位，即不能達到政治的重要地位。

有一個批評者滑稽地說：「男子是職業的政治者，婦女是業餘的政治者。」這可以看出美國婦女對於政治的態度了。她們在政治問題上總沒有堅決的主張，在選舉或表決時也沒有一貫的行動。素來反對婦女參政的人說婦女實在沒有工夫去參與政治，出於時勢所迫而去參政就現出這種樣子。真的麼？我們看了德國婦女在政治上的堅毅勇敢就知道這話的虛妄。美國的婦女多半養成了享樂的本領，而沒有練就耐勞任重的工夫。她們沒有走到社會的中心去體驗，她們是有階級的代表，她們大都是商業文化的產物。大概還要等過幾年，讓新的潮流把新的婦女喚呼出來，那時才是真正的參政了。

然而過去的十年中美國的婦女究竟不是一無所成的。她們時也很努力的想為一向不大受注意的婦女和兒童謀些福利。在幾個州中，由於她們的宣傳，關於婦女財產權的法律是改良了一些，有幾條保護兒童的法令是定出來了。關於婚姻法，離婚和結婚年齡也略有改良。而最重要的是一九二一年通過的希伯圖納法令

(Shepard-Towner Law) (關於嬰兒和母性保護的)及後來的童工法。

在將來，美國婦女對於政治的興趣或者會因經濟的動機而加強起來。現在美國婦女在家庭以外作工謀生的已有一千萬人了，這不是一個小的數目。由這許多婦女的獨立自存而引起了舊式婚姻家庭制度的崩潰，更從而引起社會道德制度的變更。這許多作工的婦女將在社會中受到比書本所給與她們的更重要的教訓，她們在有了對於政治的更好的見解而在政治上活動時，必然會成爲一種很大的力量。她們要練到一副強健的肢體，有一個清楚的頭腦，有一身能耐勞苦能奮鬥的筋肉，那時她們才能與具有健全的政治觀念的男子合作而改良政治。

在這期的談藪中有着一篇講德國政治上的婦女，與這篇美國政治上的婦女，二者互相對照，顯出了一優一劣；這不是作者虛構的批評，是完全根據了事實而說話的。讚美她們的好處與指出她們的錯誤，都是要給我們的婦女看了而自勉或自誠而已。我們自嘆國內的婦女是落在人後，當這危難之秋仍有充分的機會去參

與國內的政治。盡自己的力，爲國家和人類求進步；但時機總會到來的，現在且期待着，把人家的經驗和教訓拿來自己勉勵一番吧！

德國政治上的婦女

年來德國婦女在政治上的活躍真是可以驚人。即以民主自由立國的美國和工黨政府標榜着擁護婦女參政的英國的婦女來講都比不上她們。這日耳曼的民族有着一種堅毅勇敢的氣質。不僅賦與於他們的男子，也賦與於他們的婦女。所以，歐戰後當他們國家的破碎零落之餘，婦女就起來與男子共同參政。十年來，他們的協作竟使國家回復到以前的盛況。在事實上我們雖然不能說德國的重興是全由於婦女參政的功勞，但婦女參政的發達確乎是重興中的德國的一種進步的現象。把德國政治上的婦女來講，我們可以聽到許多勇敢的動人的故事和人格，她們不是給我們盲目地讚美的，而是要激勵我們，使我們的同胞姊妹自己覺悟興起。

四想到戰前的時候，德國的婦女正是可憐地屈處於男子的統治之下，沒有經濟的獨立，沒有社會的自由。她們是困守在家中，爲男子服役，爲男子育兒。她們在生活上所守的規條是 *Küche, Kinde- und Kirche*（廚房，小兒和教堂。）除了貧苦階級的婦女或失去了依傍的寡婦得以在田間，工廠以至商店工作服務外，餘者是不能於棄了家務而到外面去自謀生活的。她們對一切只有服從，丈夫的意志就是她們的意志。

不過當時已有幾個婦女在社會中預先樹下將來發展的基礎了。那是幾個飽有才智和學識的婦女。德國的社會有一樣好處：對於顯示了特異的才能或卓絕的學識的人，不能是男子或女子，都能加以極大的尊敬，畀以良好的機會，使得盡其所長。當時希得爾堡大學，里普雪格大學和柏林大學都有成績特異的婦女畢業出來，她們對於經濟，哲學，政治與文學的研究極爲淵博，能明白歷史，社會，政治中種種糾紛的問題的癥結之所在。她們大多被聘爲大學教授，有的則在社會任

他種職務。

大戰開始了，她們和其他各交戰國家的婦女一樣，成爲經濟上和工業上的一種重要的分子，代替上前線作戰的男子做後方的職務。這四年交戰期中的痛苦和犧牲她們都擔負得起。但當革命爆發時，婦女的呼聲也和男子的呼聲交相響應着。革命使德國的政治展開一新局面，他們需要一種新的國民；那時婦女就起來要求政治的平權。

威麥爾 (Weimar) 國民會議的結果，德意志共和國的憲法開始訂定。當時在政治上佔優勢者爲社會黨人。他們知道婦女已厭棄了帝國主義，厭棄了戰爭，所以一定會贊成社會主義了，於是就自動的給與婦女以政治的平權。根據新憲法，婦女的地位與男子平等，婦女得與男子同等的條件下參與選舉，在同等的條件下享有被選舉權。

新的政治開始了，婦女的活動進展得很快。過去的經驗和本有的堅毅耐勞的

氣質使她們對於一切都勝任。她們沒有偏見反對男子，也不附和於私黨而忘卻國家的利益；她們努力於政治和平和國家經濟安定的基礎建設。在政黨中她們漸漸成爲重要分子。據去年秋季國會（Congress）選舉的結果，有三十九個婦女當選爲議員，比前年又增加了四人。這許多女議員並不是靠着家中有錢或丈夫有勢而得選的，她們大都是有經驗的機關職員，書記，律師，醫生，和有學識的教授研究家。在議會中各個重要的——尤其財政和外交等——委員會上都有她們的名字，完全不像美國那種婦女國會議員的徒有其名，她們是實際的參與國家的建設的計劃。

遇有關於女性的福利的案件在國會中討論時，這許多女議員乃站在同一的陣線上，和保守派的議員相對抗。那時她們把黨的關係先放開，完全站在爲女性爭得應有權利的正義上說話；即使和自己所屬的黨的領袖反對了也不顧。若使有一個議員破壞了這一致的行動，其餘的人就覺得非常的忿怒，以爲她把全國的婦女

的幸福的託付忘卻了，以後就聯起來抵制她。當下一次的選舉時，她們仍舊結爲一個團體，使那一個濫職的議員落選。

這許多女性政治家中確實有着幾個特出的人才，聽了她們的故事可以使人興奮。

在四年前，當國際婦女協會開會於巴黎蘇巴恩 (Sorbonne) 的時候，德國的代表曾於幾千個舊日敵國的會衆之前受到了非常熱烈的歡迎的，歡迎原因是德國代表鮑默夫人 (Frau Gertrude Bäumer) 的一篇懇切而沈痛的演說。

那日各國的代表都有演說，許多普通而空泛的說話只能引起幾下機械式的掌聲。在會的將近末了，德國的代表鮑默夫人踏上講台演說了。扇形的會場上除了各國的幾十名代表外都是法國的聽衆，初時也只有寥寥的幾下機械式的掌聲。

這德國的代表有一雙黑色發光而攝人的眼，穿一身普通而整潔的衣服，說話沉着有力，但於嚴肅之中帶有誠懇氣分。她操的一口清楚而流利的法語。

演說的一節甫了，場上已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接下去，她發揮了女子對於政治的目的全部意見，聽衆完全被她的高超的見解，深刻的觀察和堅決的意志所感動了。當她演說完畢時，全場起了熱烈的騷動，聽衆已經遏止不住感情的激動而歡呼起來了。法國的男子繼續拍着掌，呼喝着。婦女有的被感動而至啜泣。主席以十分鐘的搖鈴喊勸才維持了原有的秩序。

次日，法國的報紙把鮑默夫人的全篇演說登載了出來。讚美的文字繼續在各刊物上發見了多時。記者評着說蘇巴安會堂中年來從沒有這樣的喝好歡迎過人。鮑默夫人的演說在法國人的記憶中留着一個很久不能忘的印象。

還有值得欽佩的是門特夫人 (Erin Meno) 她是柏林大學的歷史科和法文科的一個畢業生，曾在許多德國的學校和巴爾幹半島的學校中執教多年。在戰前雖然婦女還沒有參政權，但她對於政治頗有興趣。革命後，她就幫了斯脫臘斯孟 (St. Germain) 組織民衆黨。當一九一九年憲法會議開幕於威麥爾時，她是黨的

委員會上的唯一女子。會議中有一個在舊日君主時代地位頗高的男子竭力反對婦女參與。他向門特夫人說：

「我想不出婦女在憲法會議上有什麼用處？」

門特夫人微笑地立即給他一個答復：「我想不出一個舊時代的官僚有什麼用處。讓我們等着看吧！」

當總統選舉開始時，各黨召集委員會討論提出的人選問題。門特夫人單獨主張提出法蘭茲·愛褒脫，堅持不衰。頗受他人的驚怪。但是就在那日下午有二個重要的黨也提出法蘭茲·愛褒脫的名了，於是民衆黨知道這是大勢所歸，不再反對門特夫人的主張。後來門特夫人遇見了從前反對婦女參與憲法會議的男子她呼他說：「呵，格拉夫。你問過我婦女在委員會上和憲法會議上有什麼用處。我告訴你等着看。你是等着而且看見了。」

門特夫人在外交委員會，居住委員會以及幾個關於兒童幸福的委員會上都有

職務。她會努力於改良德國的離婚法。

德國的離婚法是很苛刻的。常有一件離婚案經過多年的請求而未得准許的？這造成了民間許多的苦痛。尤其是有許多在大戰時忽促間草草成婚的，到後來發見了二人間根本不能調洽，去請求離婚而不得准許。常常有夫婦間因為不能相處，等不及官廳的離婚的准許，就自己同意在法律外尋到伴侶；但所生的子女竟被認為私生子。

於是門特夫人就來往宣傳離婚法的改良，但反對她的主張者很多。她曾經到中央黨的做着裁判長的馬克斯那裏去解釋這情形給他聽，但馬克斯表示不贊同這主張，他以爲人民最好能夠知道自制。

門特夫人回答說：「你的話在理論上固佳，但實際是不能的。你不能消滅人類的本性。若使我們不改變離婚法，那至少要寬容許多的『野婚』」（德國人稱非正式的婚姻曰野婚）

雖然反對的人是這樣多，但是她的提議終於提到國會中，經過幾次的討論，決定保留到下屆再圖修正。門特夫人對人說：「我們決不肯放手。若使不得修正就是十年二十年我還是要堅持下去。」

門特夫人對於婦女參政的意見是這樣：「我們將更加有力量起來，但我們始終要有理性。我們不可以長站在婦女的地位和男子爭鬥，而是要以正直的婦女和正直的男子相合作，企圖達到人類的真正的發展。我們還要都預備些政治的知識。我們的眼界將更放寬放大。我們要把個人的私黨的私見放開，而以全民衆和國家的利益爲前提。」

讓我們再認識一位路特斯博士 (Dr. Marie Elisabeth Leiders) 她在德國的國會中是一個極有勢力的政治家。她提出而在國會中通過的法律比許多男子多。因而她也是最受人敬重。

身長而大，體幹直，肢臂粗皮肉結實，行步有力；這是路特斯的體格的狀態

批評者說她是合於一個新女性所需要的健全的條件了。她的容貌秀麗，但顯示英俊有力。她的眼光四處發射，常常掃視衆人。她已經過了四十歲，但額上僅僅有二條深的皺紋，她所受到的是政治經濟科的博士學位。

她爲德國已嫁婦人的工作受薪事件和當局爭抗得很久。那時正當歐洲失業風潮席捲而起的時候，德國政府爲要渡過這難關，竟定出一條法律，使已嫁婦女不得負擔政府機關的工作。這使婦女蒙受很大的損失。於是路特斯立刻起來指斥這事情的不當。她說這是違反憲法上男女平權的原則的。

她說：「這許多已嫁婦人一向在政府機關服務，是賴以爲生的，現在突然剝奪了她們的工作，她們已無法作工賺錢，而她們的丈夫或者是在戰時成爲殘廢，或者是無力供養一個家庭的，那她們今後將如何生存呢？你們爲什麼不通過一條法律禁止有妻子在政府機關服務的男子作事呢？這違背憲法的不公平何從而來？」

結果是失業的風潮過於險惡了，婦女也知道自己是不能免的做了一個犧牲者。於是他們由路特斯領導着說：「現在失業的危機是過於嚴重了，我們暫且承認這辦法，但我們要求那些因這條法律而失去工作的婦人應該得到相當的補償。」

路特斯又提出一個議案，使國家給婦女以津貼，直到她們尋得了工作為止。這使國會中的一部分男子怒吵起來。財政部長請路特斯撤消了這提案。當她表示拒絕了時，他說：「若使這提案通過了，我就辭職。」

提案竟通過了，財政部長果然辭職。路特斯笑着說：「讓更有才能的人來做吧！」

還有一個提案是路特斯所提出而由其他許多女議員協力合作以達到部分的勝利的，就是節育法的修正。德國法律對於醫生有灌輸節育的知識或作類此的宣傳者，處以長期的監禁，并褫奪其全部的公權。對於婦女犯同樣的行爲也處於同樣的刑罰。經路特斯等極力駁斥的結果，有一部分是修正了，即將處罰權移交裁判

官，使他了看察實行節育者的經濟和體格狀況而加以相當的懲戒。

在歐戰過後，因為許多爲母親的既不能哺乳小孩，又無力購買牛乳，所以德國的嬰兒死亡率非常之高。於是路特斯又提議而通過了「母親牛乳津貼法」。這法律是使國家出錢供給貧苦的母親購買所需的牛乳。結果嬰兒死亡率竟低了下來。據說這種得到津貼的母親每二星期還可以免費的到公立的醫院裏去受體格的檢驗，遇有疾病得隨時加以療治。

去年，路特斯又在提議私生法的改良了，結果還沒有知道。

再有般姆女士 (Margareta Behm)，也是國會中一個有力的女議員。她曾經以數月的努力，戰勝了許多男子的私見，而把一般在家庭中工作的婦女包刮入勞工保險中。她的提案通過而成立後就稱爲「般姆法」 (Lex Behm)

最後一個我要講的是希棟爾夫人 (Frau Ulka Seifeld)，她的堅忍耐勞的服勞精神使人驚佩。她是柏林學院的畢業生，就在那裏的一個女子中學做校長。

在德國女子得到這樣的地位的，她是第一人。

當議會開幕時，希棣爾夫人每天在六時起身，預備全日的計劃，到郵室去探視來信，有緊要的隨即答復，再和助員商談事務，又到學校去授二課的高級數學，然後於十時到國會列席討論。在中午休息時間，她很快的進了膳，又去授一課高級數學，乃回到國會。當這國家多事之秋，國會中之議案多不勝理，常討論到上夜而才散會的，但是幾小時的睡眠又把希棣爾夫人的精神恢復轉來了。次日她照常的服務，一點都沒有倦容。

德國婦女對於政治的熱心，對於擁護正義的堅毅勇敢，大都是如此的。這戰後元氣喪盡而危機四伏的國家，能渡過一切困難，達到現在的重興的狀況，實不能不說是得到婦女的許多的助力。但就在目前德國有許多頑固的男子還不相信婦女在政治上能有真正的貢獻。幸而德國的政治天天在更新，而且新興的政黨都承認婦女在政治上的推進中有着不小的力量。靠着她們自己的努力，靠着前線的政

黨的合作，德國的婦女在參政的途上是比較其他國家的光明多而黑暗少，這是可以斷言的。

歷史中婦女戰鬥本能的表現

近代婦女進入於政治後的第一點貢獻，便是對於和平運動的努力。許多由參政婦女組織的鼓吹和平的團體，正如非戰公約，海軍會議等一般的點綴着國際的政治。有一班人相信着，這種婦女的新運動，將使現代的政治換一新方向；就是，向來由男子所支配的野心的侵略的政治，將掉轉頭來趨向於世界和平的途徑。但是另有一班人卻根本否認了這事實，他們以爲這種婦女的和平團體的組織正也似男子的非戰公約海軍會議般徒給人以和平的空望。這班人大都是歷史家科學家，他們舉出了婦女的戰鬥本能在人類歷史中表現出來的種種的事實，對我們作着強有的證明。

試將人類的歷史從歐戰推溯上去，我們可以發見一切的侵奪、擄掠、仇鬥、犧牲都有婦女在參與着。英明的女后，野心的宮臣，以及許多勇武的戰士的妻子和女兒，都是戰爭與流血的提倡者，爲什麼中世紀的美女要看到自己的武士與人搏鬥流血而覺得有無上的光榮？爲什麼里夫（Liuf）土人的婦女喜歡在爭鬥時把衣服沾染着男子的血腥？爲什麼貞德的名字傳遍了歐洲？爲什麼我國的詩家和史家要歌頌花木蘭梁紅玉？婦女的戰鬥本能在這許多上面不是表現得很明顯了麼？我們再看最近的歐戰，有無數的婦女在陣後爲斷肢折腿的兵士換藥綑紗布，從她們的口中輕快的唱出激昂的戰歌，沒有一點哀苦的同情；在那後方的兵工廠中，更有許多婦女幫助着製造殺人的武器，她們希望着眼前的每一顆炮彈能擊死了千百個敵人；還有許多婦女冒着死混進敵國的境內，以柔媚的姿態掩蔽了腹內的陰謀，對敵軍作着致死的破壞。這些婦女的腦中會有着和平的想望麼？軍營中的看護婦，兵工廠中的女工人，以及在敵境刺探界事消息的女間諜，已成爲現代戰術

中的三種工具了。

在十八世紀時代的歐洲有許多女王攬着國家的大權，她們在政治戰爭上都顯了大好的身手。最厲害的要推俄國的喀太林 (Catherine)。她以保護基督教巴爾幹的名義，和凶猛的土耳其作一殊死的決戰，把回教的勢力逐出於歐洲的境外。在一七七四年，她的勢力擴展到了黑海的邊岸，在黑海中樹立了俄國的艦隊。再掉頭到北面去，她在波蘭的境內也顯着同樣的勝利的權威。在她當位的三十五年內，她代替了土耳其大帝作了歐洲和小亞細亞的霸主。同時奧地利的帝后梯麗沙 (Maria Theresia) 也現身在中歐的政治舞臺上，抱着幼帝，勳着大兵，和弗萊德立克大帝相抗；西班牙的以沙比拉則不僅以武力取得政教一致的威權，并且擊退了猶太人和麻爾族 (Moros)，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英倫三島上，則更有衣里莎白和安娜二個著名的王后，前者在海上擊破了強大的西班牙的海軍，後者也以野心樹立英國在海上的勢力，和法國發生了多年的衝突。

但是婦女並不一定因執攬政治的大權而發着這種野心的，在過去世界各國的政治革命中，都有婦女積極地參加着；她們不是跟在後面做附和者，而是在前面真正衝鋒的。當法蘭西大革命時代，那班婦女的血也是和男子同樣地沸騰着的，放火，劫獄，屠殺，她們都無懼憚的去做；像笛更司的小說雙城記中的 *Madame Lofinge* 那樣的人物，恐怕不是完全虛構出來的罷。在後來歐洲的激烈派政治家討論到政治爭鬥與政權奪取時，他們也都承認婦女在暴動中的力量的強大。當我國清代太平天國起事時，據說也有五十萬個婦女與六十萬男子在軍中共同對着滿人反抗的。上面所舉的事實不過是以歷史的背景證明婦女並不是與戰爭全無關係的一性。當然，像現代婦女這樣能在政治上表示着希望和平的政見是值得嘉獎的，但恐怕 們這樣的宣傳着也將似非戰公約與海軍會議一般的不見實效罷。現在的世界沒有立下真正和平的基礎，徒靠着極的宣傳非戰是無用的。戰爭的本能是男女所同具的，婦女要能利用這本能與具有同情的男子合力剷除人類間國際的壓

迫與不平等，那麼，真正的和平便可實現了。

印度民族運動中的女傑奈都夫人

在今年紛擾多時的印度民族運動中，傳來了許多可以使人興奮的消息，而尤其為我們婦女界所關切的，便是這運動中的女傑奈都夫人 (Savitri Devi) 的被捕。在非武力的反抗開始時，甘地就指定太白基作他被捕後的指導人，再指定奈都夫人為太白基被捕後的繼承指導人。果然，甘地被捕了，太白基接着於一星期後也被捕了，於是奈都夫人，便起來領導着印度的國民作破壞鹽法的運動；但在五月二十三日，印督歐文也就把她逮捕。

奈都夫人今年已有五十一歲了。在這樣的一個「老婦」身上，卻有着無限的青年愛國的勇氣；她把自己獻身給印度的民族運動，實地參加抗英不合作的計劃；無數的印度男女在她的領導下對鹽法作盡量的破壞。那是多麼值得欽佩！關於

這位女傑的生活和思想，有許多爲我們所應該知道的：她早年在詩壇上的創造，她學成歸國後對於印度改造運動的努力，她的超越階級界限的婚姻，以及她在歐美各地演講所發表的意見，這些我將在下面一一說到。

奈都夫人於一八七九年二月十三日生於印度戴古安州哈特拉白特地方的一個婆羅門家庭中。她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印度有名的學者，所以她在十六歲時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通代數學；在十一歲時，她已能作詩。到了十三歲，她竟於六日間寫成了一首一千三百行的長詩，名爲湖上的婦人，係模倣華爾脫司各脫的『Lily of the Lake』而作的；同年，她更寫了一本二千行的長劇，頗爲一般學者所驚賞。

在一八九五年，正當她十六歲時，她得了一筆資金，便往英倫留學；但以年歲不足，所以等到了十八歲纔得入劍橋肄業。三年後，學成歸國，她又發表了三卷詩集，都是用英文寫成的：第一集爲黃金之國，發表於一九〇四年；第二集爲

時之鳥，發表於一九一二年；第三集爲破了的翼，發表於一九一五年。她的詩中充滿着東方的自然的色彩，具有深長的幽遠的意味。英國的文壇對她不惜加以盡量讚美，把她與泰谷爾並稱爲印度的二大詩人。在一九二四年，她就被推爲英國皇家文學會的會員。

歸國後奈都夫人所作的第一件驚人的事，便是和一個平民的印度醫生結了婚。印度社會上的階級界限是非常嚴厲的，一個上級的婆羅門教徒決沒有和一個下級的平民結婚的可能；這是印度民族運動的最大障礙，所以她在歸國後就以身作則的超脫了階級的限制，嫁與一個下級的男子。這樣非常的舉動曾引起她家族和教中的極大的責難，但她卻一點都不介意。

此後她把詩人的生涯暫時告一結束，加入印度國民黨作改造社會圖謀獨立的運動。這時她顯示了她演說的天才，在印度的各大城市中，她的動人的談論喚醒了無數愚昧的民衆；此外，她更寫了許多關於社會，教育，政治等方面的小冊

子散送給人看。在一九二五年，她被推爲印度國民議會的主席；她沒有領袖熱，便推辭不幹；但甘地說這是她的責任，於是她就勉力担任了。一年期滿後，她仍舊努力在各地作演講宣傳的運動；印度政府曾授她以孟買市長和其他幾種職務，她都拒絕不受。

在一九二八年，奈都夫人出發至歐美遊歷演說，以印度民族的獨立運動求得彼方人士的諒解。她的高超的思想，嚴正的態度，很受到歐美婦女的驚佩。當美國的一個記者問她說：如她的毅力，她的自由精神，她所努力的事業與所受的教育，是否可以作爲現代印度婦女的代表了？她立刻回答說：「爲什麼你們總要限制我代表婦女？我是代表我的全國，不論男子或女子。我不懂美國人的這種態度，硬把男子和女子分開，似乎他們是屬於二種人的樣子。我不歡喜你們所說的女權主義。在我們印度，絕對沒有這名詞，而且我希望我們永遠不會有。你們的婦女，原諒我說一句誠懇的話，似乎是被認爲一種不良的劣等的集合體。你們所視

爲最高的理想的男子與男子的行爲。不論在裝束服式，或思想方面，你們所用的一句最好的讚辭是「像男子」。這是錯誤的。在這世界上，男子與女子必須同樣的盡他們或她們的本分，爲共同的利益與共同的發展而努力。」

然後她再指出美國的一般人對於印度所抱的錯誤的觀念：「有一件事最感困難的，那就是你們的國民都具着旅行者的心理。你們到一個國家，經過三禮拜的簡略的旅行，便回到國裏來寫成一本書，一般人都相信這書中所說的是真話。當這書中所講的乃是像印度那樣複雜，那樣古老的一種文化，則其結果之壞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可以做着完全同樣的事情。我已經在此地過了三禮拜了。我所看見的東西已經足夠我寫一本書。我可以寫出你們生活的奢華，你們社會的不安定，你們在總選舉時的瘋狂似的心理，你們街道上的熱病似的狀態，以及你們夜生活的醜陋和墮落。這些都是實在的。然而，將這些集攆來，就是一幅美國的全圖了麼？」

或者，就是紐約的全圖了麼？若使我單將這些告訴我們的人民，我有否將你們的文化的真義完全說出來？

「然而這就是你們的旅行者對於印度所做的行爲。在這裏，手續將更簡單一些，因為你們的歷史比我們短得多。你們的文化——你們的國家——還不過三世紀之久；而我們祖宗居住於印度的時候，卻還在於紀元之前。」

這種大膽而澈底的意見，有許多似乎是代表着東方的民族說的，有許多更爲我國的婦女所應當記着的。奈都夫人於去年由美國回到印度時，因印度方面民族運動的潮流緊張，不及來中國演講遊歷，她自己覺得很可惜，我們覺得也很可惜。

奈都夫人已經被捕了，她須受九個月的拘禁。拘禁她是不怕的，她所怕者是印度民族的滅亡。在明年二月，她就可以被釋放了，將來我們再看這位老年的女傑奮着新年的精神爲印度民族努力罷！

歐洲國家的婦女

關於近代婦女在政治和社會上的活動，平常我們最注意到的是美國方面的情形；而對於歐洲方面，除英德和蘇俄外，卻很少注意到。那原因恐怕不一定是美國的婦女在政治和社會上特別較歐洲婦女活動，而是美國的新聞廣告藉報紙，雜誌和電影、無線電的努力宣傳，常把她們的活動消息最先送到我們的注意中。其實，歐洲婦女的活動情形並不較遜於美國的，但因為她們國家的言語比較不流行，消息也就不靈通。就實在的情形講，歐洲有許多國家的婦女在世界婦女運動的行列上都可以說是先進的，有許多國家的婦女的解放是非常地澈底的，有更許多國家的婦女已在社會政治上樹立很堅固的基礎了。關於一國一國的情形，我們從偶或有得講到過；但這裏我要把歐洲國家的婦女解放的一般情形講一些，使讀者得到一個大概的印象。

歐洲國家的婦女的解散，始於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時候。在許多交戰國，因為男子都往外疆作戰，社會上許多重要工作就由婦女出來擔任。她們所表現的成績很得到輿論的讚許。大戰的危險期過後，男子從隊伍中退了出來，需要大量的社會職業位置來安插；這曾經引起了一片反對婦女從事職業，要她們回復到舊日家裏去操作的呼聲。然而婦女在社會職業上已立下不能搖動的基礎了。她們讓出了一部分地位，大部分的社會活動仍繼續着。

大戰剛過後，歐洲許多國家的婦女的主要活動是社會救濟事業。因為糧食的短缺，寡婦孤兒的增多，戰後的歐洲極現出悲慘荒涼的景象。這引起了許多婦女的同情心和責任心；她們把大部分的精神放在救濟事業上。那是沒有酬報的工作，但婦女極願意做。

在政治方面，歐洲國家的婦女大半有着和男子同樣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了。奧大利，匈牙利，德意志與俄國在戰後都經過革命的風潮而給婦女以選舉權被

選舉權了。比利時的婦女有被選舉權而無選舉權，但是那被選舉權也僅是限於市區內的。希臘，羅馬尼亞與西班牙的婦女僅有市區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法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葡萄牙，婦女竟沒有一些政治的權利。意大利的法律規定一小部分的婦女有市區的選舉並不舉行的，這條文也就等於空設了。

婦女政治權利的獲得，在許多國家是因她們於戰時的出力工作而被承認的。英國是一個著例。波爾的海近傍國家的給婦女以參政權也是爲此。在波蘭，則特別因爲婦女能教導子女說國語，保存民族主義的精神，故被允許參政。

有許多國家的婦女已在議會中佔得位置了。德國是最多，有三十九個婦女當選爲議員。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很多婦女在議會中佔得位置了，計下院十人，上院五人。但大半的國家婦女議員終還是少得可憐。尤其是波爾的海近旁的國家，因爲創立未久，經濟困難，農事十分繁重，都近郊居民不多，婦女進入政界活動者也較少。

在國際聯盟的組織中，婦女特別努力於國際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工作。在一九三〇年的國際聯盟會中，英國派遣二個婦女代表去參與。丹麥有福乞哈默女士，(Miss Henri Forchhammer) 每年出席於國際聯盟大會，在第五屆的大會中而且做了慈善事業委員會的副主任。芬蘭，德國，匈牙利，挪威，羅馬尼亞與瑞典等國都有婦女代表出席，而荷蘭竟派了克羅佛博士 (Dr. Kluwe) 為代表團的專家顧問。在起先，大半的婦女代表是被派在慈善工作部分的；但後來情形就不同了，有不少婦女代表在法律，經濟，移民等委員會中工作。

國際勞工會中有着較國際聯盟會更多的女代表，因為湯麥斯氏曾告知各國政府在有關於婦女勞工的問題提出討論時，應多派幾個婦女的代表。所以，當工廠管理的問題在會中討論時，有很多出的工廠管理員發席發表意見。許多為婦女代表所注意的問題，是八小時工作問題，夜工問題，外民工作問題，女工最低薪資問題，與工作時受傷害的保險問題。

在外交界，婦女所得的發展極少。最爲人所稱道的是蘇俄的科命泰，她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大使，曾被派往挪威，墨西哥，與瑞典任事。匈牙利當社會黨執政的短促期間中，曾派遣希威默夫人 (Mrs. Schwimmer) 爲瑞士的公使；但因爲社會黨政府的運命不久即告終了，希威默夫人實際也沒有做到幾天的公使。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丹麥，芬蘭與荷蘭也容許婦女在外交界任事，但她們的職司都是屬於領事的範圍以內的。

歐洲婦女在市政方面的貢獻也很大。最顯著的是婦女警察組織的完備與數目的增加。在德國，英國與荷蘭這種進步應當歸功於女市長和村鎮議會中的女委員之力的。英國的各處地方政府本有二千多婦女從事於濟貧法的工作，但因最近地方政府組織法改變過了，婦女從事此項工作者只剩了二百多人。英國的第二大港利物浦是一個名叫皮文 (Miss Margaret Beavan) 的婦女做市長的。阿姆斯德丹的縣議會的女委員很努力於建築貧民工人宿舍的工作。德國村鎮的婦女委員也極

能幹，她們對於防止肺菌，花柳病，與嬰兒，母性死亡的事業都很出力。

英國婦女對於社會事業的熱心是極可嘉許的。在百餘年前，當柯勃登與勃拉脫鼓吹自由貿易的時候，中等階級的婦女就起來響應，擁護這運動。劍橋的女子學院的成立也是因為婦女覺悟到自己一性的教育的重要，起來鼓次要求，才達到後來的發展。西門夫人對於廢奴運動的熱心，也是大家所知道的。

斯干狄邦維亞國家的婦女對於教育和疾病防止的事業很熱心，她們的進步的婚姻法，繼承法與繼承法極值得稱道。因為那些進步的法律，使私生兒的數率十分減低，而私生兒的死亡率尤其減低。瑞典有實際運動的領袖如福朋特 (Fredrik-Breme-Forlund)，有思想的先進如拉綺洛孚與愛倫凱，自然的她們國家會

制定那種以夫婦為合作伴侶的婚姻法，使子女得於父母共同負擔的良好情形下生長起來。在挪威，有著名的婦女龐尼維女士 (Miss Kristine Bonnevi)，今年剛從國際聯盟的知識合作委員會退職下來；她是一個有經驗的科學家，曾擔任海

甲生物的考查工作，對於教育事業頗為熱心。再有一位基爾優夫人 (Mrs. Betty Kjelsb erg)，是極有幹才的工廠管理家，她曾將挪威婦女工人的自動的嚴密組織狀況報告於日內瓦的國際勞動局，給各國的婦女工人作參考。

荷蘭常以她的威斯脫狄克教授 (Prof. Westdyk) 自傲。威氏是研究熱帶狀況的學院的唯一主任，對於荷屬東印度羣島的開闢極著功勳。在她手下不僅有着很多的研究學員，而且有着不少的男女學者幫助她工作，聽她的指揮。

德國國會中的三十九位女議員都是有幹才的人物，她們對於娼妓賣淫的防止，助產婦的訓練，社會保險，與女子的職業教育都十分努力。在戰後的困苦艱連的幾年中，她們的功績是不容抹煞的。就在法國，婦女的社會地位比較他國差一些，而對於嬰兒保護，毒物防止及工廠改善等新興的社會工作，她們都肯努力。在羅馬尼亞，婦女對於國內多數民族的提攜合作頗出力，深得輿論的贊許。

現在要講到歐洲婦女在職業界的情形了。職業界對於婦女的開放門戶在歐洲

是和美洲一樣地普遍了。醫學是各國所公認的婦女的良好的職業。法律界也允許婦女自由進入了。機械工程是比較新的一種職業；在這方面已經樹立基礎者頗少，而在學習者却十分多。總之，除海陸軍隊與國家教會外，在歐洲差不多沒有一種職業上不有着婦女的蹤跡了。

關於婦女的從事職業，有很多糾紛和爭執起來。最鬧得厲害的是已嫁婦女的工作權利問題。由於工業上失業人數的增多，許多國家的執政者想以排除婦女工作人員的方法，擴充地位以安插男性的失業人員。他們所假借的說辭是婦女應以家事和育兒為專職，不容分心於社會的職務。因此之故，歐洲有幾個國家把公務上已經採用的一班女性職員裁撤了，有幾個國家簡直把教育界的已嫁婦女的職業也撤消去；而最沒有理性的是許多慈善機關上的把婦女職員排除的事情了。這會引起許多婦女運動者的抗議，但結果還是沒有用。

多數的婦人的進入於各種新舊的產業，如紡織業，化學工業，電氣事業，與

人造絲業等等，影響於社會甚巨。她們的組織力的最大的表現是在於合作運動方面。她們對於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的運動極有貢獻。在芬蘭，有所謂 *Maithund* 的組織者，在國內的產業界頗具勢力；由於她們的努力，使芬蘭的出口營業興盛，內部財力充實。德國和奧國有大規模的主婦組合，聯合一般家庭的主婦，乃是消費者的最有力的團體。她們的組織完善，足以抵抗商業上的壟斷，操縱，并使稅率不致十分增高。

在最後，我們要把歐洲的國家就她們婦女的權利地位的多少高下作標準，而定一個次序。那雖然是困難的工作，但決定是十分有趣味的。現在我們要將她們大略排列一下：

第一等 是挪威，瑞典，丹麥與蘇俄等國。在這些國家，婦女已得到她們應有的權利，已恢復她們原來的自由，無論在個人的，職業的，文化的和經濟的方面都沒有什麼障礙和不平了。

第二等是英國，荷蘭，與德意志等國。這許多國家的婦女已得到大部分的應有權利和自由了。賸下的部分怕要經過很久的時光才能奉還給她們，因為在她們目前的政治社會狀況下，這樣的發展已是很可觀了。

第三等的是波蘭，瑞士等國。她們的婦女對於社會改造事業十分努力，雖然政治地位還很落後。

再次一等是法蘭西和比利時。她們因為天主教的守舊思想障礙在進步的途中，使婦女在政治上不能得到什麼的發展。法國有一個著名的社會運動者阿芙立耳夫人 (Mme Avril de St. Croix)，比利時有一個女的國會最高顧問輪遜女士，(Mlle. Marcelle Rensin) 總算能給她們的婦女界染上一些光耀的色彩罷了。

在棒喝黨執政下的意大利，這裏只能占着最末後的位置了。他們照常的壓迫婦女，把婦女看做生育的機器。他們婦女的地位改進與權利的獲得，非政治制度的變更是不能奏效的。

就大體講，歐洲國家的婦女和其他幾洲國家的婦女比較起來，總算是處於幸福的地帶中了。美洲國家的婦女情形大概可以和她們相並比；但把我們亞洲的婦女情形和她們相比，那或許要顯影自憐了。自然，世界婦女運動的主潮是發動於歐洲；她們婦女的發展到現有的地位是靠自己努力而來的。徒然嗟歎徒然羨慕都是無用的，願我們亞洲的婦女自己努力起來吧！

投身蠻荒的美國女子梅特博士

自從馬加利脫、梅特博士 (Dr. Margaret Mead) 以她的巨著撒麻人之成年 (Coming of Age in Samoa) 問世後，她的名字便為歐美的學術界所稱道。一般人對於她這册成功的巨著既表示非常的欽佩，對於她的不避艱苦的研究精神尤以為不易多得。在現代人種學與心理學的研究上，她這書是為許多著作者所參考引述的。在這裏我要將她的故事大略介紹一點，使我國的女子知道在沉迷於奢侈

逸樂的美國會有一個女子忍着艱辛冒着危險到蠻遠的荒島上去作考察的工作，同時更知道女子除了家務之外在學術上也有許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梅特博士本爲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的人種學助理，她所管的是斐列濱與南海二廳。因爲她對於研究工作的勤奮和認真，所以接連二次被派往外邊考察：第一次到新幾內亞北邊的一海軍島去考察一種名叫曼諾斯人（Manu）的童年與青春期生活，是和她的新婚丈夫同去的；第二次是到撒麻島去考察青春期女子的生活，在那裏她竟得加入一酋長的家庭中，被奉爲「南海的公主」。歸來後，她就寫成了撒麻人之成年一書，同時更在報章和雜誌上發表了許多考察的報告；據一般學術界中人說，她的著作對於近代心理學與人種學的研究上有着很大的貢獻，可以和密利諾威斯對於脫立布良特島人性生活的研究相並提的。

因爲女子對於科學上肯下刻苦的研究工夫的非常少，所以許多美國人覺得這樣一個女子不坐着汽車輪船去環遊世界；或者駕着飛機去越過一二個洋面，而能

忍耐着多種的困苦，在一羣與自己的風土人情完全不同的蠻民中作考察的工作，很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據調查的結果，他們都說其中很有遺傳和環境的關係的。梅特博士的父親是本薛爾佛尼亞大學的教授，她的母親是一個人類學問題的專門著作家；因為這種家庭的影響，所以梅特很早就入彭那特學校專門研究心理學，再入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於畢業後，她更和一個研究人類學的男子結了婚。這樣她的遺傳和環境上差不多充滿着人類學的因素了。

梅特博士到新幾內亞北邊的海軍島上去考察曼諾斯人的生活是和她的新婚丈夫同去的；他去研究曼諾斯人的宗教生活，她研究童年與青春生活；這就是算是他們的蜜月旅行了。在那裏他們考察了六個月，一切的經過都是新奇而多趣的。

曼諾斯人是那海島上的一種業漁兼營商的剛悍的民族，居住在海邊的崖旁的小茅屋中。梅特博士和她丈夫在初到時經過了二個月的作手勢換取意見的交涉才得加入他們的團體。他們的住屋是以許多支捲烟去換取木料來造成的。在住屋造

成後，跟着是學習言語的問題，因為沒有字典和翻譯，所以那困難還在遺屋之上。漸漸地他們學得了普通應用的言語，察知了他們的習慣，於是便出去和人交遊起來。曼諾斯人已經有了和白人作商業交易的經驗，他們對於梅特和她的丈夫表示好意的歡迎。當這熱鬧的季節，獨木舟穿棧似的飄浮在海面上，街上水泥中奔走着活潑的小孩子，當這一對白人的夫婦走過時，大家把視線移到他們的身上。他們沒有覺得什麼不自在，在這些日常的往來交遊之中，有許多機會給他們去留意考察。

他們在草屋中過了六個月，爲博物院收集了千餘種關於曼諾斯人文化的標本——衣服，珠寶，以及日用物等等。同時他們更寫成了一部關於曼諾斯的孩童的筆記；那些孩童，據梅特博士說，是生長在海邊，自小過着浮海博浪的生活，父母對於他們完全放任着，但他們要比美國的孩子更有生氣，更能作事。

在這次歸來後不久，梅特博士乃單獨的往撒麻島考察那邊的青春期的少年的生

活。那時她還祇有二十多歲，她自己同化於她們，在考察上這是再好沒有的方法了。據梅特博士自己說：

『我要以撒麻人來證明我們所研究的青春期的問題是否普遍的，與我們所知道的由生理的變化所引起的心理影響是否到處皆然的。但我不能找到這樣一個概括的結論。在撒麻人的簡單，平順而逍遙的生活方式中，沒有一點是像我們所假想的「女子在十九年頭」的緊張的狀況。撒麻人的女子是沒有問題的。她們對於生活的態度是：最後結了婚；同時，走了出去；這些她們都自由地應付着，依着自己的心意』。

在撒麻她加入一個「多言會長」(Talking kiev)的家庭，於是她就成爲「公主」。她和他們一同住着睡在地板上，吃着粗煮魚肉，同操着家務，學習用樹皮織蓆，而且對來客跳舞。據她說，那處的人民真是過着寫意快樂的生活。他們把工作分給每個人擔負，從六歲的小孩至大人每個人都做一點工，但做得差不

吃力。在同化於他們的生活之後，梅特博士有許多事情須要學習。要講兩種言語，一種在普通談話中用的，一種對酋長說的。此外，更有一大套的生活禮節：在酋長前走路的姿勢，坐着時把手和足安放的样子，而且，在人面前不得趕逐一個蒼蠅。

說到忌避在人面前趕逐蒼蠅的禮節真是有趣得很，因為梅特博士爲了此會吃過多的苦。所謂文明人都怕蒼蠅蚊子會傳染疾病給他們，見了就拍已成爲一般的習慣；但這卻是這可愛的樂土所最忌的事。梅特博士記得在一個節宴中她很榮幸的得和酋長伴舞；那時她穿着撒麻女子的最漂亮的衣服，而且臉上身上很奢侈地塗着一層黏質的椰子油，卻不料這油竟引誘了好幾個蒼蠅在她的頰上很命舐吮，她覺得非常的發癢難忍，但怕開罪酋長，終於沒有拍去。

至於這島人的社會組織，梅特博士覺得非常完善。男女同樣地參與政治的活動。女子不僅操持家庭的職務，她們也去耕種，也會捉魚，也幫同運輸；當「多

言會長」選了她們做妻子時，她們也同樣的會說會講。她們也有婦人會的組織，把職務分得非常清楚；最主要的事情爲備辦公主的嫁妝，主持節宴和地方上的許多公共事業。

在回國後，梅特博士就寫成了撒麻人之成年；這冊書使她成爲現代的一個成功的女科學家。最使我們可驚者她在今年還祇有二十七歲呢！

女科學家潘甯登

自從科學界把門戶開放給婦女，到現在不過幾十年的時光；但儘這幾十年已經產生了不少的女科學家。居利夫人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此外還有許多。將她們的成功的事蹟講出來，很可以鼓勵婦女對於學術研究的興趣，也可以給與婦女以達到成功的確信，在去年我曾經講到一個人類學者梅特博士，現在再講一個化學專家潘甯登博士 (Dr. Mary Pennington)。潘甯登博士現在正主持着美國全

國的電力冷藏事業，她是這方面的一個威權。

潘甯發確是一個不尋常的女子，在紐約的萬丈紅塵中，她獨據着一座高樓的頂層；在那裏，一旁望去是蜿蜒如帶的赫得遜河，一邊是綠意滿枝的一片園林，她借此脫去了車馬喧囂而享得一點靜——靜靜地在研究。但在同時她也忙，忙的是全國的各處的試驗所常常有事情來請求她幫助，爲了這些事情她有時竟在車上跑遍了美國的全境，經過了六千多里的路程。現在她是一個博士，一個專家了，但她不喜歡這種街頭；她覺得這種街頭是太老大了，會阻止她的振作；她要人們稱她做女士。

從潘甯登求學和辦事的經過中可以看出她經驗的宏博和研究的淵深。最初她在本薛爾佛尼亞大學得到博士的學位，那時在全班中只有她一個是女子。過後她又到耶魯大學研究生理化學。學成後，她並不覺得滿足。所以，當她在本薛爾佛尼亞女子醫科大學擔任治療試驗處指導時，她仍舊到母校本薛爾佛尼亞大學的衛

生學科去作研究的工作。此後，她進了費城的市立試驗處爲細菌學研究家，又從那裏轉到美國農業部的化學科任事，結果被委爲食物化驗處的主任。從學校出來時潘甯登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化學家，但是不到三年的功夫她已經在美國生物化學界中成爲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使她成名的是她對於食物冷藏法的研究。

這三年中努力的結果在潘甯登自己想起來也足以自慰。現在她來往全國主持食物冷藏事業是坐在特等客車或寢車中了；但當初那有這樣的舒適呢？在她初入美國農業部的化學科任事時，她常常隨着冷藏車來往幾千里的路程。從塔克薩斯的福脫華斯到紐約，從西部海岸到東部，馬不停蹄似的地竟看着那魚肉雞禽從出產的場所裝起來放入車中以至運送到消費者的家中，在冷藏貨車上有一間車廂，許多的化學家和細菌學家住在其中，潘甯登乃是其中的唯一的女子。這間車廂也就是政府的食物化驗處的辦公室，各種食物在這裏不息的受試驗被分析，各段貨車中的溫度都可以在這裏的一個巨大的電力寒暑表上察看出來。潘甯登對人說：

「我們在旅途上就是那樣早行夜宿的過去。在隆隆聲中車是不息地震撼前進，遇到交車處我們就下來和近旁的農夫談些收穫的事情，上夜了我們轉入隨便什麼的停車場過了一宿，次日，早晨又衝着朝霧前進」。

這樣在車上的工作顯出潘甯登的才能。她的分析和試驗的結果現在被美政府採爲冷藏貨車的標準而推進全國了。現在她也從事於各種化學的工作，但因爲她是食物冷藏法上的一個威權，她還不息的在試驗要使這種方法愈臻於完美。

但是誰知道這位忙碌的浸沉於化學試驗的女子也還有別種的心情呢？最奇怪的這位女科學家也愛寫詩，她在研究時不能忘懷的是自然的偉大和美妙。她愛推動的雲，愛奔流的泉，愛和暖的日，愛美麗的花。誰到過她在紐約住居的高樓頂層會驚訝於這位科學家的室內佈置。完全古式的陳設，牆上懸的是古畫，案頭放的一把銅壺，配着幾隻深藍色的銅製茶杯。在來往全國的旅途的終了，她回到這裏享受着壹點幽趣，不記得紐約是一個熱鬧的城了。

愛靜，愛自然，這種心理的趨向表示潘甯登是一個富於幻想的女子。科學的發明需要幻想的輔佐。所以潘甯登預言着：「在將來，每個家庭的主婦會有凍的肉，凍的漿與凍的蛋送上門來，一切都是新鮮而味美的」。這也許就是她現在努力着的目標了。

科學是一程冷靜少趣的工作，但是圖謀造福於人羣卻不是一件無意味的工作。女子如能燃起了造福人羣的熱力，則科學何嘗是冷靜無趣的呢？潘甯登曾經說，「在化學的研究上沒有華貴的道路」。但同時她也說，「在我的事業上每天都有奇境發見」。

英國文學史中的白朗脫氏姊妹

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傑出的女作家中，白朗脫氏（Bronie）姊妹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關於這幾位姊妹，有着許多雋美動人的文學的故事。著名的靈華斯牧師

家 (Howarth Parsonage)，哄動一時的貝爾氏 (Bell) 三作者，伴着作者成名的破敝的稿紙與殘餘的燭尾，現今有的已成爲遊人憑弔的古蹟，有的已成爲文壇上縱談的逸事，有的則已爲收藏家用了極高的代價取去，珍藏若拱璧了。事情過去得已近百年了，在這裏把她們談起，卻不僅是要認讀者聽到一些動人的故事，而是要使讀者認識幾個女性的文學的天才，與她們從艱忍刻苦的寫作中所達到的成功。

所謂白朗脫氏姊妹，是指夏綠蒂·白朗脫 (Charlotte Brontë) 哀密麗·白朗脫 (Emily Lonè) 與安娜·白朗脫 (Anne Brontë) 三人而言。她們本來還有二個姊妹，馬麗亞與意里莎白斯，是有着和她們同樣的文學的天才；但因爲體弱的緣故，使她們二個在很早的時候就給病魔將生命奪取了去。她們也有一個兄弟，叫巴屈力·白蘭威爾 (Patrick Branwell)。她們六個人是在八年中間出世的，生下她們來的母親是一個英格蘭族的婦人，名馬麗亞·白蘭威爾，父親是一

儒愛爾蘭人，名巴屈力·白朗脫。父親白朗脫是英格蘭教會的一個牧師，在一八三〇年被任爲霍華斯教堂的主事。他的壽命最長，直到他的幾個女兒把七八部長到千萬言的著作留在世上，自己便一一隨着黃土化去，他還是伴着那古舊的霍華斯教堂，揮着老淚哀傷在女兒的墓前。

白朗脫夫人在她最長的女兒達八歲的一年就去世了。於是白朗脫就將大一點的馬麗亞和意里莎二女兒送到一寄宿的學校中。在那裏，設備既極簡陋，飲食又極粗劣；在營養非常不良的情況下，這二個女孩很快的就發生了肺病，於一八二五年接連的跟着她們的母親到地下去了。

贖下的三女一男，夏綠蒂居長，她於一八三一年由父親送往胡勒女士的學校中讀書。在那裏，她以一年半的工夫，把法文學得很好。哀密麗和安娜接着也到胡勒女士的學校去，但那時夏綠蒂已畢業而留着做教師了。她對於文學下着很深的研究工夫。莎士比亞，密爾登，普羅，戈爾斯密，司各脫，拜輪，華茲華斯，

與塞西的作品她都瀏覽過。在執教之暇，她也偶然拿起筆來寫些小品和散文詩了。

就在一八三六年的聖誕假期中，夏綠蒂和當時的桂冠詩人塞西 (Southey) 通起信來。那幾封信在英國文學史中是很有名的。夏綠蒂和塞西本來沒有相識。前者對於後者的書信是對於自己由於詩的創作的熱忱，同時震於桂冠詩人的高名，因而把幾首初作的散文詩附在信中，寄去請求質教的。寄信的夏綠蒂對於塞西的回復期待得頗熱切，但回信一時卻沒有寄來。聖誕節的假期滿了，她只好到胡勒女士的校中去，把對於桂冠詩人的回信的期望暫時擱下來。

可是在一八三七年的春天塞西的回信卻寄來了。對於詩興淡落了了的夏綠蒂，這自是一個好的興奮。塞西的信是很長而且很用心地寫的。他表示自己因出遊而攔遲了復信給質詢者的歉意，他說明自己是怎樣願意回覆一個熱誠的青年的問語，他指出寄信人的署名 O. Bronne 是有着許多奇祕的趣味；他認識夏綠蒂是有着

華茲華斯的所謂「詩的官能」；但他誠懇地向夏綠蒂直說這「詩的官能」在一般人都是具有的，而她，若使在詩的方面希望有特異的成就，是多份要失望的。他說，自己雖然是傾向於文學的生活，但還是覺得要擔起這艱重的責任，勸告一般青年人不要選擇文學這一種危險的職業。至於女子，他說，文學決不能作為一個女子的一生的事業，而且是不應該的。

夏綠蒂再給塞西一封又長又懇切的信。她表示自己衷心的感愧，她說自己極願意聽他信中的忠告，雖然這如一盆冷水樣的澆在她的熱望的心上。她表示自己不是像塞西所設想的那樣一個「無聊的夢想的人」。自己是一個窮苦牧師的女兒，是幾個弱妹幼弟的管理人；一天到晚手足和頭腦都忙碌，只在夜晚有一些懸想的眼暮。最後她說自己再也不希望在刊物上發見自己的名字了；若使有這念頭起來，她將以塞西的信把它壓下去。

塞西又寄一個懇切的短柬給夏綠蒂，問她，若使到湖邊去，可願意給他會見

一次。後面再加上說：「請你不要過於興奮，最好能保持一個鎮靜的頭腦」。

這位桂冠詩人的信對於夏綠蒂有着極大的影響。她始終沒有去會見塞西。當她成爲著名的小說家時，塞西已經離開人世了。她後來曾經到湖上，感懷着這位亡去的詩人。悵悵自己早年沒有多餘的金錢，不能旅行到湖上去和他一會。

和塞西通過信後，夏綠蒂的思想改變了一點。「文學不能，而且不應該，做一個女子的終身的事業」。這話使她掉轉頭來，注意於人生的實現方面。在胡勒女士的校中執教二年，她的身體病下來了，於是回到霍華斯的古宅中休養。但在那時，女子的職業除了做教師，或爲人當管家，就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因此，在病體復元後，她又做了幾次類似這樣的事情。

但是對於求學向上的野心並沒有在夏綠蒂的腦中休止。父親太窮苦，她寫信給姑母，請求她幫助自己到比利時的不羅塞耳去求學的費用。姑母慨然地允許了。於是，在一八四二年的二月，夏綠蒂和袁密麗，由父親陪送着，轉倫敦，跨海

峽而到不羅塞耳的海加夫人寄宿學校中求學。海加夫人的誠摯態度是夏綠蒂所感懷不置的。在那裏學完了半年的課程，夏綠蒂和哀密麗就被聘為校中的「學生教師」；她們在校中擔任教課，但仍舊聽講；不須出學費，但也無薪資。這樣的教讀生活直至姑母的死耗而告一段落。

不羅塞耳的生活經驗對於夏綠蒂後來的小說創作是極有影響的。在姑母死後，哀密麗被留在霍華斯管家，夏綠蒂還到那裏去擔任了幾時教課。她認識了許多人物，尤其是海加先生，在她的心中留着不可磨滅的印象。

因為父親白朗脫的目疾加深，夏綠蒂等三位姊妹只好大家守在家中，侍候他老人家，并且管家務。起先她們想到開設一個私立的女子學校，收幾個學生來教授，一邊為解些寂寞，一邊為賺些費用。她們居然印了些廣告，分給附近的人家。校舍就定在自己家中，學生人數是有限制的，學費決定每年三十五磅，另外也添設了德文，法文，拉丁文，音樂，畫圖等項。計劃是想得很好的，但是過了幾

個月還沒有見一個學生來報名。

可是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她們三姊妹開始了真正的文學生活。夏綠蒂無意中在哀密麗處發見了她手寫的幾首詩。後來大家談起來，原來三個人都曾經有過這種嘗試的。安娜當即拿出自己的詩來讀給二位姊妹聽，夏綠蒂也把她所寫成的詩公布了出來。在一時的高興下，她們決定合出一小冊子的詩集。詩集上面的署名假定爲「Currer, Ellis, and Acton Bell」，在每個名字上暗伏着她們真姓名的首字母。用這樣類乎男性的名字在她們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的：當時的出版界對於婦女的作品有着非常不公正的成見，不這樣她們的作品是不要想發表出去的。

詩集合訂好了寄給出版家，一時竟沒有願意印行的地方。直至一八四六年的春天，一個名叫哀陸脫與瓊斯的公司決定替她們發行；但是訂定的條件非但不先給稿費，而且要她們自己墊付三十一鎊十先令的印刷費。這樣，那本一小冊的詩

集居然出世了；在霍華斯的老牧師一些也沒有知道。

小册子的詩集顯然薄得可憐，但著作人對於它卻看得很重。她把一册寄贈給「勃拉克胡特雜誌」的編者，另外寄了十多册給他種的雜誌和報紙。不多幾時之後，杜柏林大學的月刊上登載着一篇很好的評論，把 Cure Bell 感動得落下淚來。同時「亞梯楞雜誌」居然標起了「給千萬人讀的詩」這樣一個讚美的題目，把三個貝爾氏說得有了不得的天才。在三個月後，出版的公司報告她們有二册已經賣去了；而且居然有人來向出版家要著作者的傳略了。著作者的興趣是非常的；但她們在這時已放下詩的嘗試，開始小說的創作了。

每夜，在廣大而古舊的客廳中，靠着幾支燭火所照起的微光，她們姊妹三人攜着手，漫躑着。每個人都有一個小說的輪廓在構成。她們想得很久，寫得很多，睡得很遲。最後，三部小說都寫成了：夏綠蒂的叫做教授（Professor），哀密的叫做 Wuthering Heights，安娜的叫做 Agnes Grey。它們起先是被

東在一起寄出去，在許多出版家處轉了又回來，沒有一家願意發行；後來又是分開了一部一部各自的寄出去；但是同樣的被退回來。就連發行她們的詩集的出版家也將它們寄回來了。

父親白朗脫在那時遷移到孟乞斯脫，夏綠蒂她們也同了去。在孟乞斯脫時夏綠蒂又開始寫第二部小說了。那就是使她成名的『Jane Eyre』。

Jane Eyre 的出版是英國文學史中一段極珍貴的故事。在寫着 Jane Eyre 的時候，夏綠蒂的第一部小說教授正在各個出版家處試着它的命運。夏綠蒂的脾氣是很特別的，她不願把自己的稿子的被退回的事對任何出版家掩飾。教授的原稿是用着一個封套寄到出版家的地方去的；被退回來了，她只把封套上的名姓地址挖去，另外貼上一個出版家的名稱地址。這方法夏綠蒂覺得非常便利。

當稿子從司密士與阿爾特的公司退回來時，夏綠蒂意外地發見附着的一封編者的信。信的口氣是極和婉的，有着不少對於作者有益的忠告；在信的末了編者

卻提出了一個希望：如果教授的作者能寫成一部三集的長篇小說，他們是極願加以慎重的考慮的。

Jane Eyre 在那時剛寫成一半。在一八四七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這小說的全部是寄給司密士與阿爾特的公司去了。公司的文學顧問韋廉氏先讀過一遍，他的興奮狀態早把司密士的興趣引起了；接着泰勒氏拿起來審閱，這位冷靜的編者直把夏綠蒂的稿子讀到半夜，還不肯放手；末後是司密士自己細看一遍。結果大家同意爲這本傑作出版，預算着它將哄動英國的文壇。

經過幾度的刪改與校正，Jane Eyre 出版了。夏綠蒂自己先收到了六冊樣本。這次的印刷裝幀較上次三人合出的詩集漂亮得多了。她立刻寫一封感謝的信給出版者。信裏說：『你們把這本書弄得什麼都好；紙質精美，印刷清楚，外表美觀。如果它失敗了，罪過將單獨歸於作者；你們全不相干。我將靜待着出版界與輿論界的批評』。

出版界與輿論界的批評並不使夏綠蒂失望。每天有信，刊物載着讚美的文字寄到出版的公司，再由公司轉到霍華斯的牧師家。貝爾的名字在許多人的口頭成爲討論的目標。但是沒有人知道 C. B. I. 是怎樣的一個人，不知道他是男是女。霍華斯的郵差問起誰是 Currier Bell，老師卻說「這裏沒有這個人。」

父親白朗脫本來就覺得自己的女兒是在做一些類乎文學的工作了。但他沒有問女兒。可是這事情卻在一天完全暴露了。那是在早餐之後，夏綠蒂的手中拿着 Jare Eyre 和幾本新寄到的批評。父親進來了；她向他說：

「爸爸，我寫了一本書。」

「你寫，親愛的？」

「是的；現在我要給你讀讀看。」

「怕我的目力不夠吧！」

「那不是手寫的；是印刷的。」

老牧師的腦中先轉着錢的念頭。印成一本書，那當然要化錢，而且當然是蝕本。但是夏綠蒂說這並不會蝕本。她把刊物上的幾段批評讀給父親聽。接着，她把 *Jane Eyre* 連其他的幾份批評留着給父親看。

在這天，霍華斯的老牧師家中開始有了歡樂的笑聲。父親用着慈祥的口吻向幾位女兒說：「女兒呵，你們知道麼？夏綠蒂已經寫成一本書了，而且寫得很好呢！」

哀密麗和安娜的小說跟着也有出版家願意發行了。那當然沒有 *Jane Eyre* 那樣的風行，安娜的小說永遠是罩在她二位姊妹的光芒之下的。哀密麗的 *Wuthering Heights* 則一直等到作者死之後很久纔漸漸受人注意。

在一八四八年四月，*Jane Eyre* 已經三版了。它在美國方面銷行得更廣。寄到霍華斯來的信，刊物，讚美的批評愈見多了。寄來的東西外面都是寫，「克勒貝爾，白朗脫小姐轉」。司密士與阿爾特公司寄版稅給夏綠蒂，每次一百鎊，外

面也是寫「克勒貝爾收」。但始終沒有人知道克勒貝爾是怎樣的人，和是男是女。

同時，署名 Acton Bell 的安娜已經寫成了第二部小說，名叫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是一部三巨帙的長篇。因為她姊妹的緣故，安娜的小說立刻有書局願意出版了，而且稿費也很容易的支到。但是，在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出版之後的第二星期，有封信寄到霍華斯牧師家中來了。那封信中的話是完全出乎白朗脫姊妹的意外的。寄信的是美國方面發行 Jane Eyre 的公司；他們要預約克勒貝爾的第二部小說的稿子，還有，因為另外一家競爭營業的公司在廣告上說著作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的 Acton Bell 和 Quirer Bell 就是一個，所以他們要請問這二個名字究竟是一位作者還是二位。這尷尬的情形，使夏綠蒂和安娜覺得有辯明一下之必要了。因此這位姊妹開始了那值得紀念倫敦之行。

在一個禮拜五的早晨，夏綠蒂和安娜沒有告訴人就動身了。先到里茲，由里茲搭夜車轉赴倫敦。當夜她們二人就在一家常爲書客留宿的旅舍中住了下來。次日清晨，這二個短小的女子，帶着奇妙的和興奮的神情，走進了司密士阿爾特公的高樓的大門，說要會見司密士先生。她們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但門房終於帶了她們去見司密士。夏綠蒂手中拿着司密士寄給『Mr. Curran Bell』的信。

那高而大的司密士先看了看那信封，再望望二位短小的女子的面色。然後他疑惑地問：『你們從那樣得到這信的？』

夏綠蒂不覺失聲笑了。這樣經過一番話，雙方的認識成立了。司密士立刻叫人去請韋廉氏來。那位快上五十歲的和藹而蒼瘦的人，是第一個讀夏綠蒂的作品，第一個發見夏綠蒂的天才的識者。經過一番熱烈的談話，震顫的握手，他們的友誼更鞏固了。

當天的歡迎的熱烈是白朗脫姊妹一生所不能忘記的。司密士先生請她們到家

中去會餐，餐後再同去聽樂曲；在禮拜日韋廉先生陪她們上倫敦市的大禮堂，禮拜一再上國家戲院看戲。這樣的熱鬧生活不是從霍華斯鄉僻處來的女子所能想得到的。她們微微覺得有些不慣。夏綠蒂在戲院中輕輕地拉着韋廉的臂，說：「你知道我對於這一切東西是不很慣服的。」

在禮拜二，二位姊妹帶着許多贈送下來的書，回到霍華斯鄉間。熱鬧了幾日，身體很倦乏了，心頭迷惘地，帶着夢幻似的一片印象回去。沒有人知道她們爲什麼事到外邊去了一趟。沒有人知道她們的真姓名，除了司密士和韋廉氏之外。司密士和韋廉氏以後寄來的信就改稱白朗脫小姐了。

可是此後白朗脫家的衰運來了。最先是兄弟白蘭威爾的逝世。白蘭威爾的資質是很好的。他有藝術的天才。他爲他三位姊妹畫的像是極有名的，現被保存在倫敦的國家名像館中。但他的天才卻被自己的荒唐放浪的生活所害壞了。他在倫敦愛上一有夫之婦，失戀後耽於酒，又染上了烟癖。他把身體糟塌到不可收拾，

終於害着癆瘵去世了。

在白蘭威爾病死之際，哀密麗和安娜的肺疾也發作了。哀密麗的病沉重得很快，就在白蘭威爾死後的三個月，她也跟着去世了。她是那樣的一個奇特的具有天才的女子。在病中她照常起來，自己上下樓梯，不願看「毒人的醫生」。在臨死的一天，她還是能起牀，眼中露着紅絲，喉頭痰聲略略。到中午，她向姊姊說，「如其你能爲我請一醫生，我看看也好。」但在下午二時她竟不能支持，跟着她的姊弟做了肺癆菌的俘虜。

再隔五個月後，在一八四九年的五月中，安娜的病勢也加重了。夏綠蒂在斯加拉租得一極好的房子，帶安娜去住，希望海濱的空氣會救轉她弱妹的命運。但已經太遲了。安娜臨終對她姐姐說的話是：「勇敢些，夏綠蒂；勇敢些。」

接連的死音葬鐘，使霍華斯牧師家的大客廳變得非常冷落淒清。夏綠蒂陪着老年的老父在裏邊廝守了許多時光。這時她的第二部小說 Stirley 已經寫成了。

Shirley 的背景是說設在夏綠蒂自己所處的地方上的。裏面的人物就是她近旁的人物。小說的主人翁 Stiles 就是哀密麗的替身。Shirley 一出版，有人猜想它的作者一定是霍華斯牧師家中的人了。

在一八五〇年，夏綠蒂又開始寫她的第四部小說了，小說的名字叫 Villette。Villette 於一八五三年二月出版。它在英國的文壇上掀起一陣極高的波瀾，把 Currer Ball 的名字送到每個人的耳中。夏綠蒂所收到的讚美的評論如雪片一般。和她同時的著名女小說家喬治·愛麗脫說：『我似捉着了我的身旁的最真實的世界，因為我已經讀過了 Villette……我覺得它的力量竟是不可思議的。Villette……Villette……你們讀過它麼？』

但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不是很小的變動發生了。夏綠蒂和她父親的助手尼古爾 (A. P. Nicholls) 結了婚。這個結合或許不是夏綠蒂所滿意的，老牧師是尤其不贊成；就從表面上看這段婚姻也似乎不相稱的。夏綠蒂已經成名了，她的每冊

小說至可以抽五百鎊版稅；要她去嫁一個無名的每年只賺一百鎊的牧師助手，那在文學界中或許將引為笑談。但夏綠蒂和她父親似乎都不能避免這結合，因為老牧師沒有這助手顯然是辦不下去，於是夏綠蒂和尼古爾，就在霍華斯同居了。

從夏綠蒂自己的記錄看來，婚後的生活或許是很平順快樂的。但快樂卻不能維持長久。在她結婚之後的九個月，即一八五五年三月，她也染病去世了。

老牧師是這家中最後去世的一人。

新的文學思想，新的文學作品，新的文學作家繼續不息地發展產生出來，把舊的光輝掩過去。快一百年過去，對於這幾個浮溢着天才。震撼了一時的姊妹作家，人們似乎有些淡忘了。但研究文學史的人會從書架中尋出夏綠蒂的 *Professor*, *Jane Eyre*, *Shirley* 與 *Villette*，哀密麗的 *Wuthering Heights*，和安娜的 *Agnes Grey*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它們是攻讀文學者所必備的書。從它們讀者或許會聯想到它們作者的故事——古氣盎然的霍華斯牧師家，寫給

桂冠詩人的熱情的書信，隱祕而富有奇趣的倫敦之行，與一一被癆瘵的惡魔擄去的短促的壽命。

過去的文學史中僅有着很少的特出的婦女作家，這很少的幾個作家的成名故事是值得我們知道的。爲着這緣故，我把它們寫了出來。

黑奴籟天錄及其作者司都和夫人的故事

大概有很多人曾經讀過林譯的黑奴籟天錄；大概有很多小朋友剛讀完湯叔叔的茅屋；大概也有很多都會男女曾經看見過美國的著名影片「黑奴魂」。當然讀者和看者很多和道那原本的名字是叫「Uncle Tom's Cabin」。但是有不少人，或許沒有注意到那本書的作者司都和夫人（Mrs. 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名字吧！即使知道了，或許沒有知道她寫成那冊書的經過情形吧！黑奴籟天錄是世界文學書中的一冊長垂不朽的著作。司都和夫人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永遠留名的婦

女。讀黑奴額天錄（或湯叔叔的茅屋）或看「黑奴魂」，使人胸懷悲抑；但是聽司都和夫人寫成這冊書的故事，或許能使人精神興奮。司都和夫人寫成這冊書的故事在普通的文學史中不大有得仔細記載，因此我要借這「婦女與文學專號」的機會把它寫出來。

司都和夫人本來是生於一個教會牧師的家庭。她的小名叫海立脫。父親名皮乞 (Lyman Beecher)。他生有七個兒子和四個女孩；兒子都熱心於教會事業，女兒中最聰明的一個就要算海立脫了。做父親的脫不了重男輕女的成見，對於這樣聰明而是女性的海立脫有着些微的惜意。他說：「可惜海立脫不是一個男孩，否則她會做出比她兄弟輩更大的事業來的」。父親的預言是錯誤了，這女孩一樣的能做出比她的兄弟輩更大的事業。

這樣兄弟姊妹衆多的一家庭，經濟並不寬裕，開銷頗覺困難，只有靠着大家多動一些手脚，才能勉強敷衍過去，他們自己劈柴，自己擔水，自己烹飪，自己

洗衣；田園的蔥菜豆穀自己栽種，自己採藏；牛羊鷄豕等家畜是自己餵養的。父親不論在風晴雨雪等什麼天氣總是很早起來，背着皮包，攜着聖經，走往遠處傳道，直到夜晚回來。

海立脫漸漸長大成少女了。同時，父親皮乞被調到辛辛那底，做蘭恩神學院的院長。海立脫於那時嫁一在神學院執教的傑夫，司都和教授 Pr. J. Bulin Ste (no)。司都和夫人後來所著的舊鎮鄉民 Old Town Folks) 中的華拉斯，即她的丈夫的縮影。在這從少女轉到人妻的關頭，她寫信告訴人說：「呵！這竟來了，但是我不覺得怎麼樣」。結婚三星期後，她又寫着說：「我的丈夫和我正坐在火爐旁邊，像你所見過的一對馴良的家禽那樣地安謐。」司都和夫婦的感情生活大概是很甜蜜的。

然而，就在那時候，辛辛那底市外的空氣並不甯靜安謐。奴隸問題的爭端鬧得甚囂塵上。外邊有人作狂熱的演說，有人暴動，有許多人看見一個黑奴隨侍一

少女進教堂，吐一口痰在地板上，因而要放火燒死他。父親皮乞對於廢奴運動者不十分同情；他是太老又太舊了，不再喜歡有變動。然而他的兒女並不如此。兄弟亨利·華德和司都和教授曾設法幫助一在逃的奴隸脫險。司都和夫人有一黑種女僕，她的悲慘的身世引得司都和夫人落淚。亨利華德後來竟用了他在勃祿克林主管的教堂，暴露賣奴的罪惡的真相；這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但也惹起許多人的仇視。

然而司都和夫人在那時還沒有做一個公開的廢奴運動者。正和她的父親一樣，她對於那些激烈分子覺得是用了「燒去屋子以殺滅老鼠」的手段，似乎嫌過分一點。當然，那時她對於南方的奴隸制度的實在情形還沒有知道，她所知道的僅是耳聞的一些消息而已。

蘭恩神學院停辦了；曼茵地方的鮑岡因大學將司都和教授請了去。司都和夫人自然是同去的，就在那時候，司都和夫人接到她姊姊愛德華皮乞夫人的一封信

，講到新訂的「逃奴法」的殘忍，信中有這樣的幾句話：「現在，海立脫啊，倘使我有着你那樣的一手好筆墨，我一定要寫出一些來，使全國的人知道奴隸制度是怎樣的一種殘忍的東西」。司都和夫人讀完了這信不禁跳將起來，她呼着，「天幫助我，我一定要寫一些。如果我活下去，我一定寫下去。」

黑奴籲天錄的前面一小部分是寫在一張送肉者所遺下的褐色廢紙上的。司都和教授偶然發見了它，讀下去，不禁被感動得哭起來。於是司都和夫人再寫信給各處的朋友，請她們告訴她一些田園奴隸生活的實情。同時，她也將自己在辛辛苦苦時所聽到的奴隸故事回憶起來。一天一天的寫下去，稿子積得不少了；於是她就將黑奴籲天錄的初稿在『National Era』日報上逐日發表出來，當初司都和夫人的心中沒有什麼作小說賣錢的觀念的，就在司都和教授也僅覺得這可以幫助他夫人做一件新外套而已。

在日報上登完了，跟着是出單行本的問題。書店的發行者說，這不是一個漂

亮的題目，而且全書也太長一些。發行者的意思最好司都和夫人能把這書刪短一些，司都和夫人爽直的答允了下來。司都和夫人的出版顧問在他們接洽出書的時候自言自語的說：「無論怎樣，誰願意讀一個女子所寫出來的書呢！」他以為司都和夫人的書能接洽定當，得到出版，真是萬幸。然而，在回到南邊去的途中，他趁着車中無聊翻這書來讀幾頁，愈讀愈不忍釋手，終至下了車在斯潑林斐爾借一旅館過夜，一口氣讀完這本書。

在寫着黑奴籲天錄時，司都和夫人曾有着這樣的意思：她要這本書給南部人愛看。因此，她把奴隸制度中的許多困難之點也都寫入了書中。而且，她又把湯叔叔的三個主人中的二個寫做是和善的有理性的人。有一個朋友讀了她的書，寫信來告訴她說：「你這本書大概是南北衝突中間的一帖緩和劑了」。

於是一個風潮起來了。她的書銷行得像急水中的船那樣快。「有八個印刷所日夜兼工地印刷裝釘方能應付市上的需求」。黑奴籲天錄於短時間內被譯成二

十二種文字，傳到世界的最遠的地方，連暹羅印度等處也有它的譯本。每一個讀者都爲湯叔叔哭，爲圖潑賽 (Topsy) 笑。「這像漫天野火那樣騷動着全美國。每個人的口上掛着湯叔叔的故事。故事的情節燃着了每個人的情感的赤焰。有人問誰點着這把野火的。是一個小女子呵！」但是，誰也不敢輕視這「小女子」了。

然而，名譽高了就易受人讒謗。一面有人稱讚，在另一面却有人攻擊。政治的刊物，宗教的刊物，社會的演講，都把論點集中於司都和夫人這冊書，同時加以不少的詆譏。這位無辜的作者是一些也沒有預備到的。所有的讚嘆與同情都從遠處不相干的地方來；所有的詆譏與仇視卻從作者所希望得到好的反應的地方發生。她被罵爲傻物，被咒爲邪教叛徒，但在同時她也成爲一個最偉大最奇特的婦女了。

然而事實並沒有給司都和夫人以真正的失望。她超然地立在靜處，看騷動的局中所變演出來的情形。有無數青年投身於南北戰爭，聽說他們的自願去投軍是

受了司都和夫人的黑奴籲天錄的感動。林肯總統自己親向司都和夫人作熱切的敬詞，說：「哦，司都和夫人，很榮幸得會見你。你就是寫了那本書而發動這次大戰的「小女子」呵！」

此後司都和夫人又寫成第二部黑奴小說：特來特 (Diet)；在四星期中賣出了十萬部。接着她又發表三部小說：奧爾島之珠 (The Pearl of O's Island)，牧師的求婚 (The Minister's Wooing) 與舊鎮鄉民，其中以舊鎮鄉民為最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她也出現於演講壇上，有千萬個聽衆靜候着要求見一見她的真面目。她曾經幾度的到外國去，在碼頭上有無數讀過黑奴籲天錄的男女攜着歡迎的巾帕等待這位最受人敬愛最受人妒恨，與最受人談到的婦女。

黑奴籲天錄成爲世界文學書中一本古典的作品。它也被編爲劇本，出演於舞台上。沒有人再能搖動司都和夫人的地位了。據出版者說，他的黑奴籲天錄是聖經以外最賣得多的的一部書。

美國婦女職業解放的近勢

談起美國婦女的解放，我們常舉出她們在職業上的發展來作為確實的證據。事情是不差的，美國的婦女在家庭以外從事職業者的衆多是遠出於他國之上。但有兩點我們常常忽略了，就是美國婦女從事職業的是否和男子同樣的衆多？還有，她們從事職業的在那一方面爲最多？回答了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明白美國的婦女在職業上究竟是否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回答了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明白她們究竟是否已在社會中個到了正當的發展。

在去年（一九三〇）美國戶口調查主任司都華德（William M. Stewart）所發表的一篇女子職業的統計，我們發見了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據統計所表示的事實，在美國所有從十六至六十四歲的婦女中，有百分之七十三是願意住在家庭中的。當然，這許多願意住在家庭中的婦女大半也會親自操作，她們都是自己收拾房

間，做飯做菜，洗滌碗碟；在空閒時，她們也儘有着新式婦女的活動，盤桓於俱樂部，架着汽車兜風，或打球，或到海濱和游泳池去游泳。但在社會進化的意義上，她們還是戀着舊日的家庭制度。她們要靠丈夫賺進的錢來過活，用着丈夫的錢來娛樂——大概丈夫的錢總要給她們用去一大部分，或竟全分用去。

所以，在許多國家的比較上，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與美國婦女的職業發展可說是先進的，但在男女兩性的比較上則一切都還是在於幼稚的時代。近世婦女職業的發展是因歐戰而喚起的，儘這十多年中，由於社會上一部分人的提倡，由於事實上對於女子人才的需要，再由於女子自身的努力，乃在男性的嫉視之下得以一寸一寸的發展起來。而美國則因戰後經濟力大大的擴張起來，社會事業隨之發達，婦女從事職業的也就比較的衆多。但從上面所引統計的比例看來，美國婦女真能脫去家庭與丈夫的依賴而以社會服務經濟獨立和男子處於平等的合作的地位的究竟還是這樣的一個少數。

不過，美國的婦女始終能以一點傲視人，就是：她們從事職業的範圍的廣博。照現在的狀況，美國所有一切的職業，差不多都已被女子所衝入。艱深得像科學，專門到像機械，強悍到像兵隊，粗蠻到像煉鋼鑄鐵，危險到像飛行航海，無不有婦女參加着，雖然參加的婦女有的很多而有的很少。將這種情形展開來一看，我們不得不佩服她們的勇敢的精神。從一切職業爲男子所包辦到一切完全開放給女子，總須經過長久的奮鬥。這全賴幾個先進的職業婦女的艱忍耐苦，衝破一切的阻難，纔能夠造成現在的成功的局面。此後她們所要努力戰勝者，只有待遇上的不平等而已。

在近十年中，美國婦女職業的範圍推廣得非常迅速，當一九二〇年調查的結果，美國的職業婦女大約可分爲五類，依其人數的多寡：第一，爲家庭或私人服務者，占全數的四分之一；第二，機械工業上的婦女，占全數百分之二十二，六；第三，從事書記工作者，占全數的百分之十六·七；第四，專門職業的婦女，

百分之十一·九；第五，經營商業者，百分之七·八。

但據婦女解放運動者的意見，婦女職業的真正發展當在第四，第五二項職業的推廣；因為前面的三項還不過是以工作向人換得一點足夠生存的薪資，而後者乃是真正自立的職業，到了一九二八年，據弗雷希孟女士（Miss Doris E. Fleischman）在一冊書中的報告，謂婦女可以進入的主要專門職業已經有了二十五種。在那時候，美國已經有六十個合格的女的公共會計師，廣告業對於女子的人才需要頗殷，建築界也不少的婦女進入練習。但和男子比較起來，她們還是極少的少數。以美術一項而言，在紐約一季中所開的個人展覽會，男子要比婦女多出四倍以上。

現在美國婦女從事銀行業的非常衆多。據二年前的調查，大約有二千個婦女在銀行界占着重要的位置。此外在兒童看護，服裝裁製，飲食，演劇，教育，家事經濟，室內裝飾，圖書館，電影，音樂，醫院看護，打字，速寫，以及社會事

業等方面，也有着不少的婦女。然而有一點須得注意：婦女在這許多方面占着重要職位的還很少。以電影一項而言，我們知道美國的電影界有着很多的女演員，但居於導演地位的至今還祇有六七人。演劇界，女的舞臺經理或副經理幾乎是沒有。直到一九二八年，美國祇有三個婦女在領事界服務。

上面所說的大多是不須勞力的社會的職業，婦女只要具備了相當的學識與一定期間的訓練就可以去做，在結果上或效率上決不會亞於男子的。現在我們要看美國的婦女在其他用重力工作的機器工業上究竟是怎樣。在歐戰中，美國婦女在工廠中作工的很多，她們擔任的是比較輕易的工作；歐戰過後，有一部分婦女退了出來做着舊日的工作，但大部分則因為已經具備了專門的知識，仍舊在各工廠服務。美國戶口調查部在一九二〇年調查的結果，發見在各種用重力工作的機器工業上都有着婦女的蹤跡。雖然為數並不甚多：守林與斫木者，二人；木園有主與經理，十三人；金屬提鍊的監工與糾察，八人；金工，鐵工，五人；桶工，五

人；機工，五人；器物工人，模印工人，三人；鋸工，九人；鑿工，鍛工，三人；石匠，三人；船主，水手，二人；清道夫，四人；專門工程師，四十一人；獸醫，一人；漆鞋工，三十三人；鉛工，三人。從一九二〇到現在的十年中，這許多職業上不知又增添了若干倍的婦女工作人員呢。

這十年中間還有許多新興的事業吸收婦女去作工。像保險業，婦女因善於交際善於勸說，多被聘為推廣員。據上次的戶口調查，在新聞事業上，包括編輯與通訊員，約有婦女六千名。現在美國的女律師已不被社會上視為怪物，女的醫生也都能得人信仰。婦女且已進入於鐵路事業了。美國有一條鐵路的主任是女子，有一條鐵路曾經雇用過五個女的路員，一個女律師，十七個交通管理員，五個女販賣員，和一個女工程師。此外，還有三個女的著名畜牧家。

照上述的狀況，我們可以說婦女差不多已經進入了一切的職業和勞動。以婦女從事職業為新奇或可怪的心理在美國是沒有了，各方面的門戶是開放了專待婦

女去發展。但我們卻在司都華德的統計報告中發見了上述的結果：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國婦女願意在家中操作。究竟這種現象是怎樣起來的？據我們的推測，一半是由於婦女的好逸惡勞的心理，一半是因為美國的家事社會化還未發達到完善的地步，加以雇傭的價格昂貴到使一般普通人家不敢妄想，乃惟有放棄了外面的職務來專管家事。爲求苟安一時，美國婦女這種現象自然會發生的，但她們在家庭中受着男子的供養，爲男子操作，用男子的錢坐男子的車去尋娛樂，結果是把所學的荒廢，和職業生疏，將來便會變成一個完全不能離開男子的人了。這是多麼危險。美國的婦女會爲此而奮鬥，把職業上的阻難衝開，而結果還只有如此。

至於婦女在進入於職業後究竟會否使職業界的情形因女性的質素之加而改變，據一般美國人的觀察，謂婦女並沒有改變職業的情狀。正如她們沒有改變政治的情狀一樣。這並不是說女子無用，因爲女子雖然參加了一切的職業，但參加的人數實在還是很少，自然不能以她們的微弱的力量去改變職業的情狀的。讓我們

借紐約時報的記者的話來希望美國的婦女罷：『幾年後，比例倒了轉來，要百分之二十七的婦女在家中洗碟煮飯，其餘的七十三出來到社會上從事職業，這麼我們將看得有什麼變化了。』

美國婦女職業薪資的低廉

「一個婦女講道猶如一隻狗用後腳走路。那自然做不像樣；但是可怪她們竟這樣做了」。這是美國婦女要求進入於講道的職業時講起一個老頭兒所說的話。說這話的老頭兒自然有着頑固成見；但這成見不僅是存在於那個老頭兒的心中，而是存在於許多美國男子的心中。而且，美國男子不僅把這種成見用於婦女進入講道的職業時，他們對於婦女進入任何職業都是以這種成見去衡度的，除了家事之外。

由於上述的成見的作祟，美國的婦女在社會職業上雖然被傳說為十分的有發

展，而實際上卻仍有種種的障礙橫在她們的前面。社會常不信婦女的能力與男子相等，對於她們獨創的事業總不肯加以幫助和鼓勵。社會又常利用婦女的易於對付，把她們放在不大重要的職位上。這樣婦女的吃虧是很顯然的。而最直接的影響是她們的職業薪資常是十分低廉，較男子相差得很遠。

美國人通常把婦女的薪資稱爲「針頭錢」(Pin-money)。這自然是含有輕蔑的意思，但也顯出婦女薪資的爲數的微少。繡花針頭上的幾個錢，在舊時代的意義以爲至多只能替婦女添辦些嫁妝而已，多了也沒用；而在目前，婦女不須多辦嫁妝了，但男子以爲婦女終要靠男子過活的，一點針頭錢只能幫助她們多買些化妝品而已，自然也不必多。於是，由於要求經濟獨立而從事職業的婦女被誤解了，她們所得到的薪資常只能維持簡單的生活，不令有多餘。

據一九三一年春間美國人口調查部的調查，從事職業的婦女已達一千萬，比之一九二〇年多出一百五十萬。本來，在家事和私人職務二項上，婦女是超過男

子的；但現在則書記和教員二種職業，婦女也超過男子多多。書記和教員這二種職業就在美國也算是薪資低廉的「苦差使」；而在這種的「苦差使」上，男職員的薪資也要比女職員多。

把美國的幾個著名女子大學或男女同學的大學的畢業女生加以調查，從事教員和書記者確是占最多數。在拉特克里夫女子大學的過去五年的畢業生中，有三分之一是做教員的；波那特女子學院的校友有四分之一是做教員的；威斯萊女子大學的畢業生有五分之一是做教員的。在密乞根大學的一萬四千個畢業女生中，有百分之一九·七是做教員的，而從事書記職務者更達百分之四十三。據說，其他如商業，製造業，出版業等等的薪資都要比教員和書記多，而婦女只有機會去做這種薪資低廉的工作。

美國國家教育協會於今年春間發出一種問題式的調查書，調查許多城市的教育機關的男女職員薪資的狀況。他們收到了一千五百三十一份覆書，而發見的結

果是：在同樣的教員職位上，同樣程度和經驗的男子常較女子得到多一點的酬報，其高出的比例的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在大城市中，這種對於女性的歧視略為好一些。

譬如，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婦女，其機會應該和男子同樣的。但事實並不如此。對於男畢業生，許多學會或基金會來致送科學的或其他種專門事項的免費研究額的，其機會約十二倍於女畢業生。而這時他們若同時投身於職業界，男的所得薪資每年要超過女的三千金至四千三百金。這是根據密乞根大學的職業調查股的報告的。根據這調查的結果，他們說，女子大學畢業生的職業薪資恰相當於男子中學畢業生的職業薪資。

紐約算是婦女職業最發達的地方，據調查的結果職業婦女總共有六九一，〇〇〇人；但其中只有百分之七是得到每星期六十元以上的。這百分之七大概是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或職業訓練的了。

對於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和職業訓練的婦女，密乞根大學的職業調查股會就一萬四千人調查其薪資的比例。他們得到的結果是這樣：百分之八十八每年薪資在二千五百元以下；百分之六每年薪資在三千元以上；百分之一·五每年薪資五千元以上；而僅百分之·一七每年薪資在一萬元以上。就這比例平均一下，一個受有良好的高等教育和職業訓練的婦女每年可得薪資一千五百四十八元。這在我們看來或許不是一個小數目了，但在生活程度昂高的美國這却還不夠過中等的生活呢。

在工廠內的婦女工人，那酬報便只能說少得可憐了。初入工廠的起碼女工每星期只能得到十三四元，那是連維持生活都有些勉強了。頂好一些的，每星期也只能得到二十五元而已。當然，她們的酬報是較低於男工的。據國家工業協會的調查，在二十五種製造工業上，婦女的薪資約較男子低百分之五十五。這樣大的差異是很可驚的了。

至於薪資的增加，男子常較婦女爲速。最可怪者是結婚對於男女職工的影響。男子結了婚在職業上常爲增加薪資的一種理由，而女子結了婚却常是被開除職務的理由。在美國許多地方，已經結婚的婦女不准做教員。這尤其是可怪了。

美國有許多教育和職業機關常從事於調查男女職工的薪資的狀況；對於婦女職業薪資的低下，也常常設法探求其低下的原因，并圖加以補救。據他們探求所得的結果，除了男性社會所遺留下來的頑固的成見之外，婦女自己在職業上的不努力，不求發展，不能忍耐持久以取得多量的經驗，亦爲一重要的原因。這原因是要從事職業的婦女自己去努力消除的。

婦女至今還是自視爲文雅優柔的一性，以爲與粗蠻強悍的男性有別。所以她們所選的職業當爲斯文的輕易的工作。圖書館員，記者，編輯，教員等等不很用力的工作，對於婦女最合胃口。機械工業，科學製造等事業，婦女就少有人去嘗試。這種職業上的趨向，常影響於婦女薪資的低下。

職業上重視經驗，專心持久的從事一種事業，在工作效率上自然要佳良。但婦女就缺少了這種職業上的專心，因而經驗缺乏，只能安於低少的薪資。在前面提到的密乞根大學的調查報告中，被調查到的一萬四千人，百分之七十七是只有五年以下的工作（指同一種工作）經驗的，而在同一種職業上工作到三十年的，只有百分之九。這和男性職工的情形是不能並比的，因而他們以爲婦女的薪資也不能和男性職工的相並比。

婦女在社會職業上的歷史究竟比男子短得許多，她們在許多方面要受吃虧或許是不可避免的。這須要她們的艱忍努力來對付，最後纔能達到和男子同樣的順利的境地。在婦女職業號稱發達的美國情形還是如此，在婦女職業正在萌芽時代的我國則更可想而知了。這裏把她們的情形提出來，是要使我國的少數職業婦女看了知有所警惕，知道更要努力。

英國已嫁婦人從事職業的難關

英國雖然是一個守舊的國家，但因為婦女運動發生得早，代議政治下的男女平權已經獲得，所以婦女在社會中從事職業的並不少。向來職業界的婦女以未婚的居多，對於已婚的似乎懷着一種成見，很少錄用；不過年來因婦女投身職業界的日益衆多，這種限制也漸漸寬弛下來。在去年，失業的風潮遍及歐美，英國也不能例外，於是婦女從事職業的受了很大的打擊，但最受打擊的要推已嫁的婦女。因為人浮於事，實業界先把向來所不大歡迎的已嫁婦女來排斥，而同時政府竟發表了一條限制已嫁婦女從事受薪工作的命令，於是，已嫁的婦女要謀生竟絕了路，頓時起了很大的恐慌。

政府的意見可以從失業部長湯麥斯(Thomas)的一段演說中看出來：「這不但是不經濟，不但是不公平，而且是違反國家的利益——使婦女從事工作以取得

她們的所謂針頭錢，而奪去了他人的正當工作。……我至終想不出婦女有什麼絕對的需要去從事和男子同樣的作工，而且我相信在目前的實業界有許多婦女是完全不須作工的。」他的結論是：沒有一個婦女可以有權力使「一個良好的男子失去工作。」

湯麥斯的演說引起了很多人的非難。誰都料不到一個政府的要人會說出這樣淺薄的言論。看他的意思似乎是在反對婦女作工，又似乎是在埋怨婦女作了工，而且又似乎只要婦女不與男子奪工作做便不至於有失業的風潮。工黨政府在湯麥斯的演說中失去了許多婦女的信仰。

但也有人擁護湯麥斯的主張的，那是英國的一班保守性的舊型的男子。他們代為加添了許多的理由，最主要的自然是已嫁的婦女有着母性的責任，生了小孩就不能兼顧工作，而且生產也需要許多時間；次一層的說已嫁的婦女至少已有了家事的牽累，每日按時辦公頗覺吃苦；而且她們已有丈夫代為賺得生活的費用，

大可以不必做工在家安居了。可笑的是這種過時的反對婦女從事職業的理由，現在竟有人重新提起來。

報章上雜誌上爲婦女呼喊不平的人非常之多。大半的意見都以爲婦女在嫁後並不是就有生育的，政府不能毫無辨別的命令所有已嫁婦女都從職業界退出來；進一步說，即使有生育的已嫁婦女也可以繼續從事職業而無妨礙，她們在生育時所請的假可以作爲病假，或特別給與婦女作爲生產的例假。爲保護婦女，使她們能夠從職業上謀得經濟的獨立起見，這種不公平的限制是亟應撤消的。

英國婦女運動的領袖史璜威克 (H. M. Spenswick) 也發表了很多的言論，批評政府不應該這樣的苛待了已嫁的婦人。她說：「她們偶或請幾天假有什麼關係？我們假定一個婦女會有幾次生育？若使她每年生一個小孩，我承認那雇主的損失是很大的。但是我想一個每年生育一次的婦女是決不會再出來作工的了。那種願意從事職業而希望在職業上求發展的已嫁婦人一定會把生育節制得很稀少。若

使有人不相信，我還要告訴他記着這不過是夫婦之間的一件私事，政府儘可以不
去管它。……雇主只要看他的服務人員的工作勤惰與效率就是了。」

比較史瓚威克更有力的是一個名叫懷哀脫的在時間與潮流上所發表的批評。
他的意思以為國家應該積極的從振興工商業着手，而不當消極的去排除一部分在
職的婦女以安插失業的男子。「……有什麼理由我們可以使國內的一部人——那
些已嫁的職業婦人，她們是靠工作的所得而能夠達到一種比較高尚的生活，或
者能夠供給她們的子女以比較良好的教育的——失去了這一點幸福的餘潤與可貴
的自立，而使她們重復在他人的養給之下過一種低等的生活，單爲了這國家的經
濟狀況是太不良了的緣故……以這樣的大不公平，我們國內的問題是斷不能解決
的。」

事情是確實的，像英國政府那種不公平的處置，還聯帶的引起了社會的不安
：職業界的婦女都怕結婚，尤其怕生育；結了婚的婦女在職業上保存着閨女的名

字，把結婚戒指藏在家庭中。有很多的工業則因為受不了熟手的婦女，雖然有已嫁的也並不把她們退職。

在這已嫁婦人的職業風潮中也有人提出調和的辦法。一種是使婦女於嫁後繼續在職業上工作，等到有了小孩，立刻就被辭退。另一種辦法是對於已嫁婦人為生育而請假時不給以薪資，或者給以半薪；還在幾種職業上已經實行了。再有一種辦法是對於已嫁婦人允許給以相當的假期，薪資照支，假期是稱為病假的，須經過醫生的證明始被准許；同時雇主對於全年不請假或少請假的男女職工給以一定的津貼；這在許多專門工業上也已經實行了。在上述的三種辦法中最後的一種是比較適當一點。

英政府也曾見到一般人的反對而趕緊聲明這不過是表示一種大概的意見，並非要嚴厲執行的決案；但除了專門工業上的已嫁婦人外一般職業上的已嫁婦人都遇到了很大的難關，因為從前所重視的已嫁婦人的限制現在又被重提起來了。至

少是現在要想尋事做的已嫁婦女覺得無路可走。

在世界的各處男子都曾經以各種冠冕的說話來使婦女困守在家中，讓男子獨享着大地上的自由。現代的情形已經改變了，有多處地方的婦女已經可以在同等的機會下和男子做着同樣的工作，而且受着同樣的報酬。結婚對於婦女職業有什麼關係？就是生育，在英國居然被視為開除職業的理由的，有許多國家則不但給與全薪，並且津貼以住院的費和醫藥費了。湯麥斯的「不信婦女有什麼絕對的需要去從事和男子同樣的工作，」和「沒有一個婦女可以有權力使一個良好的男子失去工作」的話，到底顯得太幼稚。我們覺得英國的婦女還需要更大的努力與更長久的奮鬥。

紐約的女福爾摩斯

在女性邁步踏進職業界的途中，有許多被常人信為婦女不能勝任的工作都給

她們擔起來了。警察，海員，航空是很顯著的例。據最近從紐約傳來的消息，那種含着很大危險性的偵探的職務也有婦女在嘗試了。有一個名爲阿棣萊特·琪雷 (Adelaid F. Jennings) 的女子；已在這方面得到良好的成功。這位琪雷女士是全世界第一個經營偵探事業的女子。因爲她的成功，人家都稱她爲女福爾摩斯 (The Feminine Sherlock Holmes)。

我們都知道，美國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但在另一方面看來，美國也是一個包藏着最多的黑暗和罪惡的國家。在美國的大城市中，殺人越貨的事情日有所聞，欺詐拐騙的案件層出不窮。紐約和芝加哥尤其是主要的犯罪逃藪。因爲犯罪案件的繁多，偵探事業乃大興盛。除了警察署中養有大批的偵探外，私人組織偵探事務所，代替人家辦理案件的，也是非常之多。上面提起的琪雷女士就是私人組織偵探事務所的一個。女子充任偵探間諜的事情在歐戰時本來已經有過，或許是不足奇的，但能以獨自的經驗力量，組織起有規模的事務所，而且能取得社會的

信仰，卻不是容易的事情。這裏我們要把這位被稱爲女福爾摩斯的女子提出來談談，却不是以爲偵探乃是什麼好的事業，值得婦女去從事，乃是要表示婦女若能經過相當的訓練與經驗，對於什麼艱難危險的事情都可勝任的。

阿棟萊特·琪甯女士的事務所名爲琪甯偵探事務所 (Jarriings Detective

Agencies)，總所設在紐約第五街，在善番洛，苗密，與落杉磯等處還有分所。

她是一個愛爾蘭人，現在不過三十二歲。我們不要以爲作着這樣職務的女子一定是生得像許多男性的警察偵探那般兇相的，琪甯女士是和許多女子一樣的溫和，活潑，可愛。但她有着比許女多子更強健的體格，更細密的思考，與更能吃苦耐勞的性質。當一個婦女刊物的記者向她探問她達到成功的經過時，她不憚煩的把過去許多困難的經歷都講述出來了。

那還是在十四年前，就是她當十八歲的時候，琪甯女士在美國祕密巡迴偵查隊中得到了一個職務。在開始時，她所得到的薪給僅是每星期八元。那當然是很

小的一個數目，她靠這點很少的收入勉強維持自己的清苦的生活。在她的意思，這樣的職務不過供給她一個經練學習的機會而已。她盡量的從自己的職業環境學得許多有用的知識和技能。到後來，她終於覺得時機來了；她要自立起來，獨自經營偵探的事業。

但是，可憐得很，當時她所有的積蓄僅僅二元五角美金！這點錢照我們想來就是要擺一個攤子還不夠，何況一個有規模的事務所。那並不是虛說，光是一個開設偵探事務所的執照也要二百元纔能領得呢。然而琪甯竟不怕這個艱難的嘗試。她向一個做律師的朋友借了二百塊錢，答允在一星期內歸還。於是開設偵探事務所的執照果然領得了；她解決了第一層困難。

事務所中至少要一隻漂亮的寫字檯，那定價是五百元美金。這更是一筆大支出了。沒奈何，她向出賣的店家商量分期付款的辦法。店家肯成全這女主顧的願望，允許她每月付二元，直到滿足定價時為止。於是事務所中又添了一樣主要的

需用品了。琪甯女士說：「我再也不會和這可紀念的桌子分開。牠現在是在紐約總事務所的辦公室中，而且永遠會在那邊。」

再有一個大難題來了。事務所房屋的租主向她說，照一般的通例，第一月的房租必須先付後住的。房租並不貴，只要五十元美金。但是琪甯女士的袋中除了付過寫字檯價的二元外，只餘下五角錢了。她只好向租主乞情，請求他稍等幾天，讓她賺到了錢就付上。素來只認錢不認人的賬房先生，竟也容納了她的請求。於是，琪甯偵探事務所正式開幕了。她的準備基礎是：二元五角現金，五年的實際經驗，與一百二十分的對於成功的信仰。

初開幕時一切事務都是由琪甯女士一人擔當的——她當然請不起辦事員。她自己做主任，做助理，做宣傳廣告員。起頭的二天無人過問；那真是非常難過的日子。但在第三天，一個女客走上門來，問她可會辦一件案子，酬報是五百元。當然她沒有拒卻的道理；於是真正的事業開始了。

在第一件案子辦完後，她的事業就興盛起來。在普番洛，苗密，紐約城內與落杉磯接連開設了四個分事務所。每個分所都是獨立辦事的，但也能互相合作；因為地點上的方便，在辦理許多案件時能收到極好的效果。在總事務所和分所中都特別設有婦女部。她所雇用事務員是男女都有的，大多很有才能。

據琪甯女士的意思，女子充任偵探有着非常適宜之處。第一，女子是天生的演劇者，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她們都能應付得自然，不易給人覺察。第二，女子的直覺能力極強，有許多事情都逃不過她們的注意。此外，女子的善知人性，能夠機變，對於從事這種事業也有許多幫助。

「這種事業和世界上的許多事業是不同的，」琪甯女士說：「一切都不能預先料定。我對於解決條件都沒有一定的規則。一個案件是一個樣子，應付的方法自然也不同。所靠的就是隨機應變。」在琪甯女士事務所中辦事的人員是不講鐘點的。沒有事的時候就全空着，有了案件則什麼時候都得忙。琪甯女士自己就是

一個榜樣，她從紐約跑到加利福尼亞，再到福勞利達，再到他處，常常沒有停歇。

當記者問她可曾遇到過危險時，她說：「當然，我會遇到過危險，而且有過許多次。看！這就是我的徽章！」她舉起手臂，捲開袖子，露出一條給彈子擦過的紫色的創痕來。這是在某一夜辦理一件案件時，她爲阻止一個兇暴的流氓丈夫虐待他的妻子而受到的創傷。

從二元五角的資本經營起始，琪雷女士已經成立她的事業，得到許可觀的收入了。她不僅能夠自己獨立，而且在幫助其他和她從前過着一樣困苦生活的女子謀獨立了。她始終不忘記過去，不忘記從困苦艱難中奮鬥出來的價值的偉大。自然，我們認識這位女的福爾摩斯，也不能看她從金元的重壓中脫身出來而達到的抓取黃金的成功；我們只能看她從一種危險艱難的事業中謀到獨立的精神的偉大。

檀香山的職業婦女

從我國東航至美洲，中間要經過一羣島。這羣島名爲夏威夷，普通又稱檀香山。到了檀香山，旅行者從耳目所接觸到的東西就覺得是進了美國的地界了。檀香山在早先是獨立的，但自從美國放棄了門羅主義而轉成帝國主義者的時候，這羣島就入了她的版圖。在現時，檀香山的一切景象完全是帶上美國化的色彩了。就以我們所注意到的婦女而言，她們也都脫去了舊日的草裙而隨着男子在商店辦公室中出入，以打字機簿記冊作爲謀生的工具了。真的，旅行者到了檀香山，沒有不注意於那裏的婦女在職業界的活動的。我想，把她們婦女在職業界的活動狀況和我國的婦女談談，大概不是無味的事吧！

在舊日，檀香山的婦女是以浪漫式的「草裙豔舞」著名的。她們的清妙的歌聲，她們的宛轉的曲調，她們的狂舞，她們的花圈，曾經在遊客的心頭留下甜蜜

的回憶。然而，自從這羣島歸於美國的統治，一切都被改爲美國化。舊日的草屨被拆去了，改建新式的洋樓。舊日的織機被廢去了，代以新式的工廠。舊日的穿起草裙戴着花圈的舞蹈女子也絕跡了，另養成了一班新式的職業婦女。

檀香山的新式職業婦女和我們在美國所見的差不多。短裙，裸臂，絲襪，革履；她們的一切服裝風度完全是美國化的。她們受過新式的教育。她們在師範，大學或職業專門受過充分的訓練。她們會打字，會速記，會簿記算式；這些使她們在社會上不難找到職業。不僅獨身的時候從事職業；在出嫁後，和丈夫同居，她們照常在職業上工作。生了小孩，她們把他放到保姆院幼稚院去，自己仍舊能自由自在地繼續原來的職業。這些新婦女是完全能夠以自己工作的報酬來維持生活的。

然而，上面我所說的只是檀香山原來有着的夏威夷婦女；她們在職業界並不是占有很大勢力的。在檀香山的職業界活動最力的婦女，乃是由外面移殖來的民

族所合成的混血族的婦女。她們的祖先或是中國人，或是日本人，也有斐列濱人，葡萄牙人，俄羅斯人，朝鮮人，英國人，以至美國人。這些混血族的婦女從她們祖先所得到的遺傳是或好或壞的，但她們都受了美國化的教育，她們都有職業的能力，而且都有進取的野心。

在檀香山首島火諾魯魯的市街經過時，旅行者可以見到無數的混血族的婦女在商店，公司，寫字間，以至開咖啡室中工作。她們的主要職務是書記，帳員，教師，花匠，咖啡店主，幼稚園管理人等。她們的活潑耐勞使她們在職業界立定了穩固的地位。

大半的職業婦女是從火諾魯魯的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出來的。那個學校的主任是林肯夫人 (Mrs. A. N. Lincoln)。從林肯夫人的學校裏畢業出來的學生有百分之六十是東方和美國的混血種，最大多數是來自日本的祖先的。對於從她的學校裏訓練出來的職業婦女，林肯夫人曾發表了如下的談話：

「由中國父母產生出來的婦女爲最好的簿記員。因爲她們的工資低廉，而對於本地情形頗熟悉，又不大肯隨便掉換雇主；所以從美國來的簿記員總不能和她們競爭。本地的雇主對於美國來的女簿記生早有着很深的成見。嫌他們易動鄉思，而且一和人戀愛就結婚，結婚後就貪快樂而放棄了職業。本地婦女的好處就在乎能夠耐勞工作，雖然出嫁了或生下小孩，仍設法繼續下去。或者東方國家的婦女就能以這點忍勞耐苦的特性和人爭勝吧。」

「但是，因爲她們對於英語不很熟練，所以在書記的職務上，東方婦女又及不上美國婦女，雖然她們對於速寫是極嫻熟的。至於打字的事務，火諾魯魯的商業公司也喜歡雇用東方種的婦女來做。」

「因爲島上的居民多來自東方的種族，這裏的商業界也需要雇用能兼操英語和東方語的婦女。職業學校的學生如對於中國文和日文能寫一些，并且能應用得很流利者，極易得到優良的職業。在這裏的日本人的子女是同時進着英語學校

和日本語學校的，前者的上課時間爲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後者的上課時間爲下午二時半至六時。」

林肯夫人說起一個由中國人和夏威夷人所生的女子，到她的學校裏來讀書。那個女生的功課成績很好，但照她的外貌看起來似乎不會得到雇主的歡迎的。然而，某一天，有人到學校裏來，要聘請一個能兼操中國語和夏威夷語的女子。林肯夫人當即問學生誰覺得自己有資格去的。想不到就只有那個學生合於這似乎嚴格的條作。

日本的女子特別富於美術的天才，她們在縫紉一業上是穩操勝算的。因爲早先在公立學校中她們就注意於這項職業的訓練；出校後，她們開始營業，工作既佳，取價又低，所以極得到一般人的信仰。在火諾魯魯的每一條街都有這種日本婦女所開設的裁縫店。要做衣服的人大概只須自己去購些材料，交給她們去做，結果一定比買現成的能省錢，而且能稱身合意。日本的富士綱在檀香山最流行，

頂好的富士綢每碼價僅七角五分。購好了料叫日本裁縫去做取價不過幾塊錢，而式樣美觀都和美國運來的差不多。所以日本的婦女在縫紉一業上竟沒有競爭的對手。

島上的婦女雖沒有極專門的商業訓練，但她們在經營的事業上都勝任。她們有的作醫生，有的作牙醫，有的作攝影員，有的作店員，也有許多作電話接線生的。在東方人所開的花舖，古玩店，以至洗衣公司等等，爲妻女者都能幫助丈夫管理業務。有很多女子於島上的普通職業學校畢業後再往美國受到高深的職業教育，學成回來後或爲醫師，或作牙醫，或作眼科醫生。她們有的在大學中就和同級的異性學友結了婚，回到島上時夫妻合力經營同一的事業。

在島上的私立學校中都設有家事的一科，使婦女學習爲主婦及治家之道。火路魯魯島的麥金萊中學更於每年開一實際訓練班，使婦女以至多一百元的費用，建設一簡單而有秩序的家屋。這個學校的一部分是被劃開着，分爲起居室，餐室

，寢室，浴室，廚房，以至育兒室等等；但是室內的一切陳設要婦女自己製作安置進去。她們自己染色，自己油漆，自己織氈編蓆，自己糊燈罩製軟椅。在一年的終了，一座家屋已經布置完備，那班婦女就算完成了一門功課了。

校中也有烹飪班及縫紉班。在烹飪班裏學習的婦女，不僅練習爲自己煮飯作菜，而且也練習作大規模的烹調事業。此外，她們又有小團體的烹調會，練習作糕、餅、餃、捲等精美的點心，專供野外聚餐者購用。在課堂中學畢後，她們乃被派往實際的咖啡店服務。在火諾魯魯的曼諾谷有一個名爲懷奧里茶室的，有着全班的女學生在作實際的練習工作，由一個教師爲指導。每天從二時至五時半售茶，同時學生拿她們所製的精美點心出售。據說那裏的雇客是非常熱鬧的。

因爲島上的氣候是熱帶性的，每日的辦公時間頗短。從事職業的婦女於工作之餘都喜歡遊玩運動，以蘇工作的疲勞。在公司辦事室工作的婦女，每天在早晨七時或八時上工，到下午四時散工。散工後，她們或往海中游泳，或至郊外散步

，或騎馬馳騁，極盡自己的快樂。檀香山的婦女對於游泳一道是很精練的，她們的技術不亞於同島的男子。太平洋的暖潮把她們從小浸到大；她個在水中和在陸上同樣的慣適自由。島上有許多組織成的游泳團體，學校，體育館和青年會常常發起游泳競賽，參加比賽的男女老幼都有。島上婦女的膚色因多遊泳而發褐色，體肢因多活動而富有熱帶女子的健康美。

對於其他有益的運動，島上的婦女也很喜歡。次於游泳的最普遍的運動是網球，高而夫球，騎馬，開汽車，及跳舞。這些新式的運動都幫助婦女養成健全的身心，活潑的肢體，使她們能適應於新式的職業。

墨西哥的婦女

在過去，對於美國的婦女我們曾經講得很多；因為那裏的婦女事業很盛興，那裏的婦女運動進展得很迅速。但是對於那和美國處在同一洲上的墨西哥共和國

的婦女，我們竟不會講到。原因是很簡單的，墨西哥的婦女在革命以後並沒有覺悟興起的表示；少數受有新式教育的女子徒襲着「摩登」的形態而沒有真正的思想的革新；大半印第安族的農工婦女和受有西班牙文化浸陶的貴族婦女仍舊是囿於極舊的觀念，不敢向外邊求發展；所謂婦女運動只如曇花一現地沒有開展，倒反消沉下去，於是一切情形就依然在陰影籠罩之下，沒有受到我們注意。最近，報紙上傳來那邊有改革舊法給與婦女平權的消息，這是可喜的消息，因而引起我們談一些墨西哥的婦女生活情形的興趣。

墨西哥是一個由多種民族合成的國家。它又是在幾種文化和幾種政治勢力的支配下勉強保持着獨立的主權的一個國家。年來內亂外患，更迭而起，使墨西哥的政治社會陷於不絕的糾紛的情況中，不能踏上軌道，求向上的發展。因為政治社會狀況的一蹶不振，而婦女也終於沒有覺悟興起求得平等待遇的機會。

墨西哥的婦女的生活並不一律，從最舊式的爲男子作奴隸作牛馬以至最新式

的出入商店自謀生活的都有。現在我就把她們大別爲三種講：

第一種是美洲本來有着的印第安族的婦女。她們大都是臉色蒼黃，形容憔悴，唯丈夫唯主人之命是從的婦女。她們常常跟男人在田地間操作，赤着脚，背着嬰孩，站在男人所騎的牲口後邊幫助做零碎的工作。在知識上她們是非常愚昧的。

第二種是所謂墨西哥式的婦女。時髦的，有知識的，她們曾經受得新式的訓練而是在經濟職業上活動自立的婦女。她們和上述的無知的印第安婦女或下述的守舊的西班牙式婦女都不同。但她們在表面的裝飾上是太新了。燙髮，修眉，塗脂粉，上口紅，一切都顯出她們是充分地受着美國的舞臺電影風氣的移化而沒有在思想上刷新的婦女。她們的唯一足以傲視人的是經濟的獨立。

第三種是膚色較白皙的西班牙民族後裔的婦女。他們還是憧憬於舊日的貴族化的生活。她們居住在高而大的中世紀風的城堡中，重門高垣，不見外面的世界。

。從高處障以鐵格的小窗中，她們偶一探望底下街道上的熙攘的情形。她們覺得不慣；她們是多病嬌弱而無用的婦女。

上述的三種婦女的生活狀況的差異大概都似乎相隔有幾世紀的樣子；然而她們卻同時存在於同一的國家中。要想她們一同覺悟起來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起來喊出婦女運動的呼聲也不能使她們同時響應的，即使國家要定下一條保障男女平權的法令來使她們一同去適應也是辦不到的。所以，墨西哥的婦女還需要多時間的預備，才能一致起來為自身奮鬥。現在的內亂外患是在促成她們的環境的改變，環境將使她們的思想觀念跟着慢慢地改變。

在比較上，那些印第安族的婦女是最不進化的。數百年來，她們的地位竟沒有一些變動，總是處在她們族中的男性的欺凌壓迫之下。她們在田間做着最勞苦的工作，她們在家中對男子曲盡其意地侍奉；但她們沒有到一些酬報沒有得到一些享受。

每天在清晨三時她們就起身跟着男子到田間去操作。工畢回到家中，她們就把收下的穀物在石磨上搗碎成粉，或者作些織布，縫衣，洗物等零碎的事務。她們能製作粗糙的器物，如用陶土捏製成壺，用草桿編織成蓆，帽，或籃等。

遇有戰事發生。她們也會跟隨男子上戰場去。雖然不正式去參與戰爭，但她們都盡心竭力地幫助自己的男子。背上馱着初生的小孩，後面跟着家養的小狗，手中提着豆罐或飯籃，她們爲男子備糧食；當男子受傷時爲他們醫治裹紮，在真正急需時竟也會提起男子所遺下的槍代替他們臨陣作戰。她們在各方面都保存着原始的野蠻婦女的特色，外來的文化沒有在她們身上顯出很大的影響。

受外來文化影響最大的是那些墨西哥式的婦女。她們大半是屬於中產階級的家庭。她們是介乎印第安族婦女與西班牙式婦女之間，自成爲一個有力的階級。在社會心理中，她們似乎處於貴族化的西班牙式婦女的較低的地位，但實際上則她們的生活要較後者自由而幸福得多。自從革命將馬提路朝的統治推翻後，她們

的勢力是在日漸擴張開來。

這個階級的婦女現在多半已能達到經濟獨立的地位了。據說，在書記和打字的職業，舊日是完全由男子充任的，現在則已經有半數爲婦女了。在教育界婦女擔任教職者也日漸衆多。

然而有一點是須要改良的，即這些職業婦女在生活上也常常要受到虛榮的驅使，酷好形式的時髦而不求思想上和體格上的健全的發展。一個職業的婦女的生括應該是簡單自由的，她從工作上得到的酬報是使她作爲經濟獨立的基礎而不是給她用裝點自己，待將來出賣的。但是墨西哥的新式婦女常不能了解這一點。她喜服輕紗的衣服，用珍貴的首飾，把自己裝成一個交際式的女子；卻不像一個自食其力的作工的女子。

因爲教育的功效，這個階級的婦女現在也有很多走入於向來爲男子所獨占的各種重要的職業中。她們有作醫生的，有當律師的，也有作化學試驗員，建築師

，以至機器學家的。社會上一般人很注意到她們的活動。不幸他們所注意的不是她們職業的發展而是她們社交的活動。大概要待有更多的婦女去進入職業界活動時，這種變態的注意才會改正過來。

但是墨西哥所受美國商業文化的影響究不及西班牙的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他們所一致地視為尊貴的乃是舊式的名門望族的貴族化婦女。那種婦女的生活思想都是被天主教的教育束縛得非常刻板的。她們住在古氣十足的高樓大廈中。她們早年的一切陶冶都在於預備將來的出嫁，嫁的要是一個有爵位的男子。她們在嫁後沒有離婚的權利。貴族的丈夫多半是離家在外的，她們不能同去。獨自守着深閨。她們只能把寸寸紅燭燒向聖母的像前，祈求夫君在外平安，祈求夫君早早歸來。向上，前進，這些人類社會的巨大的動力，她們毫無覺察；她們是和前面說過的印第安婦女同樣地在進化上落後的，而且她們還不如印第安婦女。

就上述的墨西哥婦女的生活狀況看來，她們的女權運動的發展實在還須要更

多時間的醞釀預備 現在即使靠着政府的一條保障男女平權的法令也是無用的。把她的情形來和我國的婦女運動相比較，我也是作着同樣的感想。

近代各國的婦女警察

所謂婦女警察的設施，完全是一新起的問題 在近代的國家中只不過有着二十年的歷史。在歐戰前，當這個問題初在歐美等國提出時，警務方面與社會上的人士都加以竭力反對，他們以為婦女在體力和經驗上都沒有擔任這種職務的可能。但當歐戰時，婦女在警備和營務上面顯了很大的能力。而戰後各國婦女運動進展極速，婦女從事職業者愈多，在社會上有許多新的關於婦女方面的案件發生出來，於是各國都覺到了有這種婦女警察設施的需要。起初他們不過是將這作為試辦的 雇用的女警察也不過寥寥的幾名；到後來他們發現了婦女警察在職務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績，而且他們又發現了許多需要婦女警察去盡力的事務，

於是，他們就正式在警務中添設了婦女警察的一部，並且陸續添招新的人員，加以特殊的訓練：經過了嚴格的考試之後，就命她們到社會去服務。

其實，就體力方面講，婦女總是不適宜辦理需要武力的或帶有危險性質的警務的。但在普通社會工作與婦孺保護方面，婦女警察卻較男子警察更為適宜。如街道上的幫派途徑、會場中的維持秩序，公園中的保護清潔，家庭中的調解爭執，遊戲場中的糾正青年男女道德的錯誤，都以婦女警察的婉言勸導為有效。以溫和的態度，濟以法律的權威，自然比較鐵面無私的男警察好得多了。在社會工作之外她們也兼作幾種純屬於警務上和刑法上的工作，如拘捕犯法的兒童與婦女，領導犯罪的兒童婦女入法庭或監獄，收集青年男女在性關係上犯罪的證據等等。

因婦女警察的職務以社會方面工作的居多，所以許多國家的婦女警察都不穿制服，她們在熱鬧的街市或公共場所隨便來往監視着，使人們不覺得有無情的法律的干涉，而處處卻有遵守法律的必要。在幾個國家如英國等，婦女警察是穿

着一律的制服的，因為她們的職務多半是屬於警務和指導方面的。

現代國家所雇用的婦女警察是經過極嚴格的選擇的，她們須有靈敏的頭腦，強健的體格，堅忍的意志，與高尚的人格，她們的年齡大概須在二十至三十之間，所需的教育程度至少要與中等學校畢業相等，而且總要在社會上有過一二年服務的經驗的。當選取之後，她們還得受過一年或數月的特殊的訓練，再經過畢業的考試，然後使她們作實際的任務。

現代國家對於婦女警察的設施，以英美德三國為最完善，此外丹麥，荷蘭，愛爾蘭，奧地利，土耳其，以及蘇俄等國，也都已有這種的設施，不過他們因採用這種辦法比較遲一點，雇用的人員也不及前面這三個國家那樣多。關於英，美，德三國的婦女警察設施的現狀，可以在下面大略的說一說：

英國在一九一九年通過了婦女警察的提案，到一九二四年就漸漸擴充婦女警察的設施。起初因社會上一般人未加以積極的贊助，故雇用的人員也不多；但近

來已得衆人的信仰，婦女警察也增添到了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五十人是在倫敦的，都穿制服，有拘捕權，其餘的一百人則散處於五個省區和二十八個村區，也都穿制服，但有時是換用便服的。她們的年齡限制爲二十二至三十歲，教育的程度也非常重視；在選用後她們是由男警察施以訓練的，但因她們大半都在歐戰時任過職務，所以成績辦得非常好的。

美國的第一個婦女警察是洛斯基的威爾斯夫人 Mrs. Alice Stebbins

Well，那還是在一九一〇年委定的，在全世界也可以算是最早的了。歐戰之後，婦女警察在各州裏都漸漸添招起來，現在已是非常普遍的了。起初他們對於婦女警察的選擇，也是非常的嚴格；據說，在西部一個城市招募婦女警察時，有四百個人來應試，但結果只取了二名；又有一個大城市雇用婦女警察時，先像選用男警察般挑取了身強力壯的四十個，但後來加以考試時，只有四人及格。現在美國所有的婦女警察都是受過良好訓練的，所以成績都很好。她們的工作以社會

方面的居多，在市街與公共場所，到處有着便衣的婦女警察的蹤跡，美國人是經不起什麼大事的，他們的婦女尤甚，所以家中有了什麼小小的事故，或者小孩上學遲了一點鐘回來，便會搖着電話到婦女警察務處，去請求幫助，於是婦女警察的工作，自然會大大的增多起來。現在美國的著名大學如加里福尼亞大學，華盛頓大學，紐約社會工作學校，波士頓公共服務學校等，都已添設了婦女警察的一科，將來這種事業的發達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德國對於婦女警察的設施比較英，美，更加來得努力，在訓練上尤其是特別的重視。每個婦女警察的年齡須在二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她們必須持有國家的社會幸福服務的執照，加以三月以上的實際工作的經驗，纔可入選。在入選後再經過九個月的實地的服務訓練，然後正式授職為警士（*Kriminal-Ge'neral*）。她們的職務是劃分為社會工作和刑事警務工作二部的。在社會工作方面又分八條；（一）禁止青年與兒童行乞；（二）監視青年與兒童吐痰；（三）司管保護兒

童的法律；（四）防止未成年者道德上與身體上的危害；五（五）防止青年有犯法的行爲；（六）保護兒童，未成年者與初成年的男女；（七）司管性病防止法的實行；（八）監視電影院，酒排間與公共場所，保護青年與女性雇員。刑事警務工作又分六條；（一）檢舉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年男女，但遇警察執行不便者除外；（二）爲兒童與青年女子受傷害者或作見證者收集證據；（三）爲成年婦女受傷害者或作見證者收集證據；（四）收集成年男女在性行爲上犯罪的證據；（職業性質者除外）兼在需要婦女察驗時爲察驗的工作；（五）調查青年或婦女犯罪的個人行爲與經濟狀況；（六）領導青年女性罪犯入牢獄或法庭。這樣詳細的條項差不多將各國婦女警察的工作都包括進去了。現在德國新訓練成一百五十名婦女警察，工作非常得力。

在我國現下尙未正式有婦女警察的設施，但像上海方面的女檢查，在輪埠與車站搜查形跡可疑的婦女，其工作也和他國的婦女警察差不多。在杭州方面本來

也已有女檢查員與女偵探等等，聞去年更擬定招收一百個女警，授以警務常識，滿三月畢業後便派形各區署服務，而且更擬在將來正式的採用男女雙崗制，以期工作上的便利。最近又聞杭市的警官學校所招新生中，有婦女多名，則將來畢業之後，工作成績果能佳良，必能使其他各省做效增辦的。婦女警察的設施是為便利婦女與兒童而起的，將來我國社會事業更加發達，婦女從職者日見增多，這種新的設施大概也會普遍各處的吧。

婦女與航空

近世婦女在航空上的活躍真是所以驚人。這不僅表示着她們職業範圍的開展，更顯出她們能夠以同樣的精神同樣的力量和男子共同參與一切人類的事業。在航空技術未臻完善的現在，飛行始終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單身駕着一翼飛機翱翔在天空中，頭頂接着白雲，四面抵住風勢，不啻以人力駕着機械的力和宇宙自然

之力相搏鬪；勝的可以左右自如地飛駛前進，失敗了就會控制不住而跌下地碎爲齏粉。但婦女對於這一切都不懼怕，我們只見航空界中婦女日漸增多起來。

數年前，歐哈脫女士 (Am. lia Earhart) 隻身飛越了大西洋，她所受到的歡迎正和林白飛行成功時一樣的熱烈。今年，阿美瓊森的英澳航空告成，更是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此外還有飛行的速度，高度，空中持久，以及翻旋 (loop the loop) 等等記錄由其他許多婦女相繼保持着，而打破記錄的消息仍舊時時有得聽到。

目前在航空上得到成功的婦女所處的地位最值得人稱羨；在一次飛行成功後，她們差不多是名利雙收的。這新開拓的航空事業既需要男子的人才，也需要女子的人才，現在世界上的幾個女航空家不是管有着航空場，便是在國家辦理的或商辦的航空路線上做主任，有的更爲著名的報紙或刊物擔任航空新聞的編輯；在職業上她們都樹立了堅固的基礎。據一般人的推測，現在正是最良好的時機。在

歐戰前，各國的航空事業都沒有十分發達；女飛行家少得和上海的女子開汽車相似，她們在社會上受人驚異地注意，但沒有適當的事情可做。至於將來，航空事業的發達乃屬意中事，女飛行家也將日漸增多，到了太多的時候那祇有幾個佼佼者流能夠特別受人注意，普通的大概也不會得到十分的優遇了。

歐戰前女子在航空上得到成功的真是非常稀少。以航空事業很發達的美國講，那時只有八個婦女得到航空的執照；這八個婦女航空家在世界上也可以說是最先進的了。這八個人中的最著名者為哈麗昆貝女士 (Harriet Quibby)；她是美國婦女得到航空執照的第一人，也是全世界第一個飛過英吉利海峽的人；不幸她於得到航空執照的翌年就在波士頓遭險跌死了。此外還有路絲勞女士 (Ruth Law)，曾於一九一七年創立最高飛行記錄，並且是獨身駕駛飛機在空中翻旋的第一人。她在嫁後就從着丈夫的請求而不再飛行了。這八個前進的女飛行家除死的外現在都已經告退了，讓新進者在航空界創立更新的記錄。

因這許多前導者的告退而引起航空學者研究的興趣，他們認定婦女在航空上活動的時期比較男子爲短。這不是無理由的。因爲飛行的成功需要幾種體質上的條件：肌肉強健，視覺清楚，感官靈敏。但是婦女的青春期結束得早，不到中年她們已經過着生理發展上的最高峯了；在身體漸漸衰老去的時候，那些使她們成爲大無畏的航空家的條件也漸漸失去了。

現在婦女投身航空界的較前不知增加幾多倍。在美國，單就領有執照的講，已有三十四人了。這許多航空的婦女和以前有一個不同之點，就是她們都以航空來謀生了。最有名的是歐哈脫女士，她是做着紐約，費城，華盛頓航空公司的副主任，次之是路絲尼古爾女士 (Mrs. Ruth Nichol)，她也領有着美國海陸二界的航空運輸執照，自己組織一個航空會社。但在航空運輸或以航空營業方面，據一般專家的意見，也以爲婦女的體力在舉重和持久上都較男子爲差，故不宜於駕駛載有很多的人客或貨物的飛機。這在目前或許是一種真理，不過體力是半屬於

先天而半成於練習的，將來婦女在航空上努力久了，練成一種和男子差不多的體力，則在駕駛重機方面當然也能勝任的。就在現在，也仍舊有幾個特出的女航空家擔任着這種運輸的工作。

現在要講婦女學習航空的步驟了。我們先要知道航空乃是一件奢侈的事，至少在現在是如此。學習航空必須有金錢，更須有時間。所以這種新事業只是有錢的婦人或富家女兒去幹的。但可怪的在英美等國竟有普通的公司女職員們以全數積有的工資去學習飛行的，更奇怪的學成者反是她們而不是富家的婦女。像最近英澳航空成功的阿美瓊森，就是最顯著的例。

現在歐美航空事業發達的國家都有許多航空學校設立着，專門給婦女學習的也有。牠們辦理的好壞不等；但要學習航空總須經過下列的幾個步驟。

第一，她必須去請求得到一張做航空學生的許可證。還須經過體格的檢查。檢查合格後，她便可以進入任何教授航空的學校。

學習航空的學費也不一律的。譬如，以紐約的克蒂司斐爾學校爲例，最初十小時的學費爲美金三百元。若使滿了十小時她還要學下去，那便須再繳三百元，繼續學習十五小時。大概學滿了十小時或十五小時，一個婦女總可以駕起飛機演着「獨奏」了。那時她是非常小心謹慎的，雖然教師在地下替她捏着一把汗，而發生危險卻很少。

有過十小時的「獨奏」經驗之後，她已經可以到商務部去請求一張私人執照了。這須經過體格檢查，筆試，及空中試驗，一切都及格了，便可得到執照。於是她可以駕着機飛行往來了，而且可以載着幾個乘客，但不得收費。比起學校教育來，這猶如得到了學士的學位。

此後，她若還要繼續學下去，再得一個學位，那就比較難了。最好自己買得一架飛機。但倘使買不起，那只有在學校裏學。在克蒂司斐爾學校這樣再學五十小時要一千二百元美金。有了五十小時的「獨奏」經驗，她可以在商務部經過一

次更難的考試而取得一張有限制的商業執照。於是她能夠在一定的地點和大約十里路的短距離間載客收費了。這猶如碩士的學位。在美國得到這樣執照的僅有六人。

那麼她或者再要得到博士的學位，這須有二百小時的飛行「獨奏」，另外經過一次考試，然後領到一張運輸執照。在美國得到這樣執照的有三人，就是上述的尼古爾女士，歐哈脫女士和烏姆麗夫人（Mrs. Onltis）。

前面已經把目前婦女在航空上的成功和學習途徑講過一遍了，現在讓我們再看看婦女在將來航空界的發展是否有很大的希望。事實是不能預卜的，但我們可以引述幾個專家的意見來說一說。據美國主持航空學生考試事務的章廉弗蘭雪司說，婦女在視力和男子是同樣的好，心，肺和筋肉反應也是一樣地不失常態。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她們的感情反應和男子不同。第一，女子易受刺激；第二，女子在緊急時常需人幫助。在航空中發生緊急情形時是非有鎮定的能力

和隨機應變的急智不可的，但婦女以少經練而吃虧一點。

據克蒂司斐爾飛行學校的報告，說女子在航空上的能力完全和男子一樣，但平均學習的時間女子要較長，大概男子只要九小時至十二小時的學習就能「獨奏」，而女子則須十二至十五小時。其中的原由乃因女子不近於機械；在學校中她們本來不喜歡弄機械的，在飛行的實習上，她們也怕弄汽油和機器油。但飛行事業乃是以人力利用機械的力和自然之力去搏鬥的，要自己和機械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纔能肆應自如，勝利地前進。有了那種本能上的嫌忌自然要差一點了。但據教授者說，一般女子在弄熟了這類機械之後，也會漸漸把那種嫌忌的性情改去，所以也不致有過大的妨礙。

講這樣一種新興的事業，我們常常會把自己國內的婦女忘卻。原因是中國的婦女確乎還沒有人在這種新興的危險而有奇趣的事業上去活動過。寫完了這篇，我似乎有着這樣的一個隱隱的期望：在讀者姊妹中，將來也有一個或很多個做着

航空上的成功者。

新俄的婚姻道德制度

有一個名叫懷愛脫(William O. White)的美國人，在俄國的莫斯科大學留學了三年，回國後，把他三年來所實地見到的新俄的生活狀況寫出來，發表在雜誌上；他的客觀而忠實的敘述吸引了很多的讀者的注意。在一九三〇年九月號的『S. Pioneer's』雜誌上，有着他所作的一篇文章，題為莫斯科的性道德，對於革命後的俄國的婚姻道德的改變狀況說得非常清楚。對於一個隣國的社會倫理制度的變革，原不用我們去過分關心。或者做甚麼批評以至讚美的傻事，因為惟有時間能夠知道它們是好是不好，但對於一個為舉世所注意的像新俄那樣國家的婚姻道德制度的改變的狀況，給我們確實地知道一點，大概不是完全無謂的事吧。因此，我把懷愛脫所述的擇要轉譯於此。

外國的旅行者對於革命後的蘇俄的主要注意點，不是在於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改革，而常是在於她的婚姻，離婚和一般「布爾喬亞」所說的道德制度的變動上。因為其他的國家經過革命之後，政治和經爭的狀況變過了，而根深蒂固的婚姻，生育合法，和漸進的一夫一妻制總是沒有搖動。但俄國則不然。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告成，舊日的全部道德與婚姻制度跟着就被推翻；在現在，我們外國人都知道俄國人不用愁着「合法」「不合法」或「道德」「不道德」等問題了；他們已經不大應用這種名詞。

在革命之前，俄國人的婚姻與離婚的主權都是執在教會的手中。離婚的獲得先要提出證據，這意思是暗示着用很多的錢，在大半的俄國人是辦不到的。一切文明的結婚的樣式，都在教會的威權下消失去。

對於生育的合法的問題，社會向來是看得很重，無論是俄皇或商人或農民都不能例外的。在莫斯科，有一個最大的醫院，給一般未婚的母親住；和這醫院毗

連的有一個大孤兒院，專門收留醫院中那些未婚的母親所生下的私生兒。把男的養大來當兵，女的養大來給人作家庭間的差使。這許多在合法的結婚外生育下來的小孩是受到一種特殊的法律的制裁。同時，婦女在婚姻中的財產權只有被局部的承認，而且只有合法的結婚者纔得被承認。一個農民常在春天去領這樣的一個女子到家中，使她幫助耕種收穫。到了農事完畢，冬日來臨，沒有工作再需要她幫助，家中也就沒有地方再給她停留，於是她就被逐出去，對於自己幫同出力耕種得來的收穫她是一點也沒有份。但不幸的事情常常發生：在數月後，有一個可憐的小生命的幼芽在她腹中透露了；那生下來的不論是男是女，只有當兵和爲人家操作的兩條路好走。現在的新的制度就是要使這類的人也得到平等。

現在俄國的婚姻只要在地方登記處經過一次不出費的登記就算完事。婦女在嫁後可以乃舊保存她未婚的名字，或者用一畫把她的名字和丈夫的連了起來，或者竟是單用她丈夫的名字。在新法律中所視爲無效者就是教堂中的結婚。男女同

居了，成立一種相互的結合，婚姻便算完全；這比較登記更重要。結婚的年齡法定爲十八，和有選舉權的年齡相同；但在東部一帶，婦女成熟較早，年齡也略提高。對於結婚，法律也定下幾種預備的條件：雙方必須身心健全；雙方必須自願的進入這種關係——這是針對着舊式的「父母之命與媒妁之言」的婚姻而來的。法院對於屈於父命而結婚的女子常加以正當的援助。

離婚的手續須視有否子女而定。

在沒有子女的夫婦，離婚是可以簡捷地得到的，不必問「爲什麼」？只要夫婦中有一個到登記處去通知一聲，在管理的人問過「有沒有子女？」之後，回答一聲「沒有」，離婚就立刻可以得到。由登記處備一份通知書寄到他或她的對方去。常有人在自己還是莫名其妙的时候忽然有一份離婚通知書送到面前來了。在離婚後立刻再婚是毫無阻礙的。在理論上說，就是每天離婚結婚都可以；不過，當法院發見那婚姻是男子欺騙或利用了女子時，那他便須受二年的監禁。

當夫婦有了小孩時，離婚的容易性便失去了。在一般的情形下，爲丈夫的須抽出所得工資的百分之三十三作爲小孩的生活費，直至小孩長大到十六歲爲止。若使他同意了，離婚便毫無困難地成立了。他的雇主（在城中，指政府機關）便得到一紙通知書，每日在他的工資上面成將數扣下來交給小孩的母親。雖然俄國的情形現在是那樣的雜亂而沒有整理清楚，但靠着警務處的監視與登記，沒有一個人能夠從一個地方逃走而避去了必需付的養育費。

若使爲丈夫的不願出養育費，若使他要這小孩，若使妻子要求離婚而想藉此取得一筆小孩的養育費，或者，若使他正失了業而她却有着職業，那便須歸法庭審理。照上述的情形，大概法庭是令妻子出養育費給丈夫的。不過在大半的事例中，小孩總是歸母親領去。常有男子負着付給許多小孩以養育費的責任，他是結過婚，有了小孩，離了婚；再結婚，再有小孩，再離婚……

新俄的法律宣布沒有一個小孩是不合法的。因爲私有產業的消滅，使一向爲

西方國家所重視的合法問題也變爲不重要。只要是生產下來的小孩，誰都合法。被登記爲父親的人須付小孩以養育費。若使他不負責任，爲母親的可以提出控告——不論她和他所生的小孩是出於經過登記的婚姻或偶然的遇合。法庭常相信婦女所指出的父性，承認她們所舉的事證——以減少一般無父之兒的苦痛。有時從血液中檢驗父性的方法也應用到。

新俄的法庭有權力可以剝奪一般爲父母者的「親權」，而把他們的孩子送到育兒院去，若使法庭發見那爲父母的是有不健全或不合格的時候。在前年秋季，一個婦人犯了嚴重的罪，就被加以這種處罰；她自己被判了三年的監禁，終身剝奪去親權，已經生下的小女兒被送入育兒院。

婚姻的登記對於母親的權利或子女對於父親的權利都沒有關係，但妻子的財產權卻因註冊而有了保障。在離婚中，被離棄的妻子可以要求將結婚後二人所共同賺得的家用器物均分，有許多離婚的夫婦竟把家裏所有的大小的物件統統拿

出來平均分派的。

新大陸上的愛情買賣

關於新大陸大家不用說就知道是指那一洲，尤其是指那洲的那一國家。說新大陸而不說出那個國家的名字的緣故是因為那裏一切都新，值得我們以探尋新奇的眼光去看。在平時，談到新大陸，我們總會聯想到那裏的成堆的黃金，成隊的汽車，成爲龐然大物的直聳雲霄的幾十層的大廈，還有，還有衣服穿得離奇得使人不可思議的女人。就是那種女人，那種新大陸的女人和男人發生愛情間與結合愛情後以至愛情分裂了之中還有許多新奇的事情，我們現在要講。上面我們已經講過了新俄的婚姻無制度的狀況，這裏再講新大陸的男女愛情間一部分的新奇的情形：在新年中這些都是應時的談話材料。

在電影中，我們多少已經熟悉了新大陸上男女間的許多戀愛的方式，譬如男

子見了女子，立刻滿臉堆上笑容，手指絞着手指，足趾向前點點的同時送過許多慰問的口氣，算是表示傾慕的意思；用手在嘴上一放，對着女子一揚，算是一個表示熱情的飛吻；女子對着男子，聳肩揚眉的斜着不理睬，算是拒誘的手段，等等。關於這些，已經失去了新奇的成分，我們不必再談。現在要講的是新大陸上男女間的愛情買賣，換言之，是他們在戀愛中所包括的金錢關係，特別指他們在婚姻破裂後所付的贍養費。

在新大陸上當一次婚姻破裂後男的常須付給女的以五千至五十萬元的贍養費，由法庭判決，其數目每因女子的美貌而特別提高。男的要求女子贍養費的事是沒有的，即使要求了法庭也會拒絕不理。這是新大陸的法律上的獨特之點；也許是秉承着中世紀的仁俠的精神，也許是根據於舊日的女子不能獨立的觀念，也許是女權的發達過了分：誰都不能確定是由於上述理由中的那一條，但男子的吃苦却是擺定了的事實。

可怪的是新大陸的女子竟有以此爲謀生的方法的。據紐約 *Herald Tribune* 雜誌上的一個作者的報告，說現在至少有一百萬個女子專以和人結婚再要求得一筆贍養費來過活的，而且這數目還在繼續不息的增加。從新大陸上生活的情形看來，職業服務人員的工作的單調，男女社交機會的繁多，女子化裝誘惑力的強烈，這種男女愛情商業化的戀愛趨勢原是很自然的。在公園月下一度的談心，在夜總會桌面上的輕言細語，跟着像秋後落葉似的情書一片片飛往飛來，再加以送鮮花，餽果餌，以至一枚鑽戒套上指頭；男的覺得愛情成功了，女的也覺得有一步的成功了——這種戀愛關係雖不見得處處是欺騙，但以欺騙爲目的的確乎很多。上面說的那個作者的報告並沒有過甚其詞，他也舉出了很多的實例。

幾年前，一個國會元老的兒子信步走入紐約第五街的一只珠寶店，看見一個美貌的女子低着頭在鑒賞一匣綠玉的戒指。他踱了過去，認出那個女子是曾經在一次兄弟會的跳舞中見面過的，於是就攀談起來了。「買什麼吧？」他柔聲地問

。「呵，不！」那女子回答，「我不過羨愛這寶物；但我買不起。」男子就接着說，「那笑話，若使你真的這麼喜歡，我買了給你吧。」一隻綠玉的寶戒共值美金五千元，愛情靠着它進行得很迅速，但這件寶貝在後的要求贍養費的法庭上竟成爲「第一項證據。」

有一次，法庭上審理一件要求贍養費的案子，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女郎要求一個八十四歲高壽的老頭兒付給她二十二萬五千元贍養費。法官很顧卹那老頭兒，判給的數目爲十萬元現金。六個月後，那女郎和她舊日的情人成了婚，組織一個堂皇富麗的新家庭。

最高的贍養費額爲新近麥歇斐爾特的離婚案，法庭判斐爾特每年付他夫人以一百萬元贍養費。再有一個最高的紀錄，是一個項圈店的主人，在二次婚姻的嘗試中用去了五十萬元贍養費纔得了結。

因爲有了像上述那樣可怖的事實，所以許多關於愛情的賠償費的事情是在法

庭外私下解決的。大概是女的把男子親筆的情書和戒指交還給男子，男子付一筆並不很小的賠償費，兩下從此「各聽自由，決不食言。」像現在新大陸的男子也聰明起來了，他們記起了古人的名言：「沒有做差事，不必怕男人（指一般的男人，非夫婦之對稱；）沒有瞎寫信，不必怕女人。」(Do right, and fear no man; don't write, and fear no woman.)但血氣方盛的青年又老是覺得不能遵從這句名言。

爲了婚姻上的贍養費竟用到數千數萬數十萬元，我們又要懷疑到這新大陸上是否個個人堆着金銀去使用的，因爲這麼大的數目究竟是不容易得來的呵。事實上新大陸男子確乎不是個個人有這麼大的財富的。但遇有愛情的破裂時女子少不了有這樣的要求，而法庭又多少會判決一個數目的贍養費責令男子交給女子，於是被判而交付不出的男子就苦惱了。常有男子爲婚姻上糾葛而失業或竟至坐牢監的。國家社會學會調查關於這類的事情，發見男子因付不出贍養費而失業或

入獄的的有數百起之多，最甚者竟連續入獄七次。現在紐約城西三十七街的監禁債犯的獄中，三十九個債犯中有二十個是因為不能交付贍養費而入獄的。

在有幾州的離婚法庭上，妻子向夫提出控訴，一切法律上的費用均須丈夫完納，再加以臨時贍養費，爲數已經不小。若使妻子的理由不強，丈夫有勝訴的希望，她常常會教律師設法把出庭的日期一再延遲；但律師費是因日子延長而增加的，於是丈夫每出於不得已而和妻子私下解決了，得到利益的方面總之是妻子。

從來我們祇有聽到女子訴說被男子壓迫，現在我們竟發見在新大陸的方面有着男子在訴說被女子欺凌了。也許那裏真的是女權太發達了；但從他方面看來也覺得不盡然，而且我們也曾經在前幾期的「婦女談藪」中談到這新大陸上的幾種男子壓迫女子的現象。那麼，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傾向於的答案似乎是：這新大陸上的法律制度根本有點不健全。

美國最大的離婚市里諾

在離婚的風氣最流行的美國，有一個以離婚法的寬縱和離婚數的衆多聞名全世界的城市。那城市名叫里諾（Reno），屬於尼伐達省。初到那裏的人從遠處就可以望見閃耀的電炬標明着弧形的一行大字：『世界上最大的小城』。所謂大者指離婚的數目，每年達幾千件之多；所謂小者是指地域和居民，那裏僅容到一萬八千人。里諾的市面很興盛，那裏的居民很安樂；但在興盛的底下卻埋着千萬個家庭的希望破滅的悲哀，在安樂的背後卻藏着千萬對夫婦的愛情崩裂的隱痛。

據前年的統計，在里諾得到准許的離婚案計二千零七十一件，婚約被取消者三十五件。以那樣的一個小城而有如許的離婚案，實在可以驚人。但最可驚奇者是那些爲求得離婚而在里諾旅居的男女，每年費在這小城中的用度竟常達三四百萬元。里諾的市面就是靠這些奢侈豪佚的男女而興盛起來的。據說在里諾這樣

小的城市，竟有到四十七個旅飯，三十五家美容院，二十五家洗染所，與一百二十個律師。將這些數目和美國任何一州的小城市比起來，都要高出許多倍了。所以有人說，假使美國各州的離婚法是一樣地寬縱了，那里諾要會回復到舊日的荒涼的狀況。

不論什麼時候，在里諾旅居着的離婚客總有一千餘人之多，大概謀求離婚者的本人約七百人。其餘是他們的親戚，朋友和僕從。平均離婚者的年齡都在三十歲左右，大概是富有的男女。有半數以上是從紐約來的，其餘則來自新傑賽，本薛爾佛尼亞，麻省伊里諾，和加拿大等處。他們平均結婚都有十年之久了。請求離婚多半由婦女主動，占離婚案全數的三分之二。

那些比較有錢的離婚客都能租得一所房子，奢侈地居住着；也有許多往在法院對面一座新式建築的名叫里佛撒的頭等旅館內。他們的舉止闊綽，服裝奢華，常常呼朋喝類的開茶話會，開跳舞會或劇牌取樂。離婚在世界各處的人民大都是

視爲一種無可奈何而帶着些苦痛的斷情絕義的事情，在離婚中的男女大概也總帶着些黯然傷神的情態而不是歡笑自若的；但在這離婚城中竟完全反過了常態的情形。他們照常的縱情歡樂；她們看這塊天天演着離散的悲劇的地方爲尋取喜劇材料的地方。

里諾城中有一班特殊的職業者：心相家，圓光者，卜人，印度預言者。他們的生涯並不惡劣。在縱情歡樂之餘，在等待得厭煩的時候，那些尋求離婚的豪奢男女也會到他們的案前一坐，問着他們的請求可會被准許的。當然，經過一番免不了的詢問推查之後，那回答總是：『能夠被准許的。』這使兩方都滿意：一邊是自己的希望似乎有把握了，一邊是把投人所好答語送過去保定有豐厚的酬報會回進來。除了律師之外，這班靠說謊話過日子的人是最多聽了這些離婚人的故事。

據說，在美國有許多地方現在是正要把離婚法加嚴厲來，但里諾則還是繼續

不息的在把離婚法放寬來。在一九一三年以前，尼伐達省的法律規定人民食滿六個月的住居條件始得被認為本省的公民，受本省的法律的保護和裁判。到後來，那種住居條件被伸長到一年。於是，離婚的事業大受影響。試想一個外省的人要到這裏來住滿一年才得通過這裏的法律而被准許離婚，那是多麼不耐煩的事！因此，有人起來反對了，住居的年限終於回復到舊日的狀況。一般有離婚熱的人會努力運動使里諾的住居年限再縮短；果然，在一九二六年，經過立法者的會議以後，住居年限竟被縮到二個月了。

只有三個月，但在離婚熱的青年還是嫌它太長。他們把這三個月稱為「拘留期」，在這期間他們想出種種無聊的方法來消磨這無聊的歲月。

在里諾有三十個牙醫和四十三個醫師，他們的營業因些無聊消遣的離婚者的光顧而十分興盛。把牙齒資補修補很費些時間，但頗有情緻，於是遂為離婚者所愛好。至於看醫生，乃是外國女人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無論頭痛腹痛以至生

一顆小疥瘡，她們都非請問醫師不可。在醫室中，她們告訴了一些不關重的病狀，同時也把自己心頭的病狀完全盤和托出了。醫師本來是和顏悅色的，又會體貼病者，於是醫一些小病的婦女乃連自己心頭的鬱悶也給醫好了許多。

在無聊中那些女郎們也有乘機去學習幾個月法文的。真正無事可做，她們也會去就一個一月幾十塊錢的書記的職務。她們自己有錢，並不是要賺這點錢來補貼自己的用度，但要消磨那冗長的時間，幾個鐘頭的刻板的工作對於她們卻是有益的。其他解悶的職務是做侍者，作打字員。最可笑者有一個舊日美國內閣關員的兒子在那裏作了幾個月的販賣兒童玩具的生意。

想到里諾地方的兒童，真的都是可憐蟲。像他們的父母一樣，他們在表面上也都嬉笑自若，然而在他們天真的心中卻很早就刻着迷惑的隱隱感着病苦的傷痕了。他們一羣羣的在公園中樹下遊戲着，靜下來大家探詢一些家庭間的事情；愈探詢愈增加了他們的迷惑和痛苦。自家是有二個以上的父母，人家有的僅只一個

父和一個母；到底自己是這裏的一個父親和那裏的一個母親生下來的：這奇怪的念頭緊緊地纏着那幼小兒童的天真的心頭。他不能問誰。他解不破這謎。他和父母之間隔着一層薄薄的膜。這結果便是痛苦。

事實是這樣：在里諾請求離婚的案子十之八九是成功的。案子開審時，總是四個人出庭：原告，原告的律師，被告的代表律師，和一個證人。證人首先證明原告確是在本省居住到六個月以上的，接着律師就照例地問着原告那幾個刻板的問題：

「你的丈夫對你的態度是怎樣？」

「哦，他對我非常的殘酷！」被問者總是這樣回答。

「這對於你的健康有妨礙麼？」

「是的，這使我變成非常神經質的了。」

只要二三句問語就足夠了。再多問在法官可就不耐煩，他有着很多同樣的案

子在後面哩。在尼伐達省的法律中，離婚者可以依據的理由大約有八條；而「非常的殘酷」乃是特別地被引用得多的一條。其實那所謂殘酷者常不過是一些細微到可笑的夫妻口角而已。不過法官明白了提出這理由的夫妻的目的總是在於離，於是他就判離。原告者提出受被告殘酷的待遇時不必用見證，那又是合乎一般心理的便宜事，所以大家就引用這條理由了。

要是「推開窗子說亮話」，那些請求離婚的人實在都是另有所戀而出於這樣行動的。美國的有錢階級對戀愛對婚姻就抱着一個任性玩弄的觀念。他們爲求自己的縱情享樂，竟不顧及生活所需要的誠摯態度而以欺騙手段取得一個異性，再以法律的欺騙手段遺棄她；也不顧及社會所需要他的正規工作，而把數月以至一年用在遺棄一個他向來所愛的人的事情上面；更不顧到子女所需要他的真切的愛護，而無端地使他們把幾個陌生的男女認爲自己的父母，

在東方，過去的十年中曾有一個要求夫婦雙方在合法的條件下得以有自由請

求離婚的權利的運動。這運動所根據的是男女自由意志的同等的運用，所以是合乎理性的。但在美國，像里諾所彰示的情形，則他們的意志竟已放縱到自由的範圍外，而理性亦變為非理性的了。那是需要相當的限制的；他們將以子女所蒙受的苦痛作為限制這過度的自由放縱的根據。把美國離婚市的情形說給我國的婦女聽，就是要使她們明白這由放縱中所包含的罪惡的情形，在自已要求自由時保持一點性的感覺，勿作過度的放縱。

瑞典婚姻法的特色

處在北歐斯干迭那維亞半島上的人民，是以剛悍，質直和艱忍諸美質著美的。他們所建立的國家——瑞典和挪威——向來不受歐洲歐治風浪的激盪，獨自在穩定的狀況中享受英，法，德，意等國所想像不到的和平的幸福。他們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是早有定論的，現代有許多偉大發明家和著名文學家都出自那裏。就

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他們也有許多特異的貢獻。以我們這裏所注意到的民法講，挪威乃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私生兒和合法兒得到同樣地位的國家，瑞典也是很早就使男女在婚姻結合上得到平等權利的國家。現在我想把挪威的情形暫時擱開，單講瑞典的婚姻法的諸種特色。

瑞典的婚姻法是在幾年以前新經訂正的。它把舊法所包藏着的不健全質素統統去除了，而另以一種合乎科學的合乎男女平權說的觀念為基礎。在歐美許多號為文明先進的國家還是拘囿於狹隘的教會式的傳統觀念的當兒，他們已跨上前一步，實行了他們的合乎現代趨向的婚姻法。

在瑞典的新婚姻法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離婚的解決法。離婚在現代許多國家都已容許的了，但是容許離婚所依據的理由卻各不相同，而有的竟是非常沒有理性的。例如在英美等國，離婚的最良好的理由是一方犯了姦淫，而雙方同意的請求分離卻反是不能准許的。這種不開通的辦法常使已經同意於分離的夫婦先去

故意的犯了姦淫，再到法庭上去請求離婚。還有，例如在瑞典舊日的婚姻法中以一方的「惡意的遺棄」為離婚的主要理由，所以同意離婚的夫婦常使一方故意到首都哥本哈根去作一長時間的旅行，直到另一方在法庭中完結了離婚的手續，才回到故鄉另謀生活。瑞典的新婚姻法第一就糾正了這點錯誤，把離婚的基礎立在純粹的雙方同意的一點上。大概夫妻二人只要發見相互間有不能或不願相處的理由，就可以向法庭請求分居。像我們普通所見夫婦在離婚法庭互相指摘壞處，互相揭發奸情，以至互相造作證據以圖要挾等反乎常態的醜劇，在瑞典是完全沒有的了。夫婦因為意見上的不合或性情上的迥異而不能共處，就可以坦然的法庭去請求離婚；他們仍舊是認識的人，是舊日曾經相處多時的老朋友，但他們不能因此而結為永世的冤仇。

也許讀者以為這樣單單根據於同意而不問理由的准許離婚是太隨便了，這將使離婚日益增多而至於亂婚的狀態。但是事實並不然，因為瑞典在推行這種離婚

法時也會經有過深長的考慮，定下限制的辦法。限制的辦法是這樣的：夫婦根據於相互的同意而請求離婚，須經過一年的分居試驗期，在這期間如果雙方能回心轉意，就可以到法庭去將原案撤消，言歸於好；若使滿了一年雙方仍舊沒有悔意，那麼法庭就給與離婚的正式許可，他們可以據此而另謀婚配。這辦法的最大的好處就在於立法者的明白一般夫婦的離婚大多是根據於一朝的氣忿或暫時的誤解而發動的；不要他們說出理由，可以使他們免去無謂的攻訐而將本來很細微的裂痕擴大來；限定他們有一年的分居試驗期，可以把他們在良心發現時或誤解消除時沒有困難地就繼續同居。

關於單方面的請求離婚，在瑞典的婚姻法中也和其他國家一樣的規定有種種的理由，如酗酒，不顧贍養，墮落等等，但是也須要經過一年的分居試驗期。有幾種極嚴重的理由，如殘害，惡意的遺棄至二年以上，和犯姦淫，是可以立刻請求得離婚准許的、最有趣味的是其他許多國家所不大重視的患花柳病，犯極惡罪

和患不能治療的瘋狂症亦可據以爲請求離婚的理由。

關於違背婚約時付給賠償費的辦法，瑞典也有異於歐美其他國家的特異的規定。所謂違背婚約者，在歐美常指男女未經正式手續而實行婚姻關係而言。這種關係因許多民族的重視處女貞而增加其重要性，有時更因一個私生兒的產生而益增其重要性。在歐美許多國家對於這種關係的背約常指令男的付與女的若干賠償（參閱新大陸上的愛情買賣）但瑞典則特別分清界限，要這種關係中的女子是有一個私生子時那才得向男子要求賠償費。

爲鄭重其事，免使有欺騙和失足的情形發生，瑞典的法律也規定一對男女在結婚時必須填寫一張字據，證明雙方都沒有癩痢，花柳病和其他的婚姻關係。日後如一方發見自己是被欺騙或利用時，可據此提出控訴而要求賠償損失。

瑞典舊日的婚姻法完全是根據於父權的思想而來的。男子是家中的主人，女人是奴隸；男子是家中經濟的供給者和主持者，女子是消費者和受用者。新的婚

姻法把這種情形改變了，使夫婦立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從此夫和妻都有供給家庭經濟的義務，也都有主持家庭經濟的權利。照一般的情形，夫出外經營事業，妻在家管理雜務，夫有供給妻以一切零用及家用的責任；但若妻子有豐富的收入，而丈夫的進益不足以維持家庭，則妻有供給大部分費用的責任。

做妻子的不必處處受丈夫的限制的，她對於一切都有自主權：自己出外會客，自己出外營業，自己保管私產，自己進行法律上和經濟上的關係。對於家事她和丈夫同樣有處置之權。遇有主張不一致時，她和丈夫都不能獨斷獨行，須由一個第三者如政府或法庭代為決斷。對於財產除保持私人名義者外都是夫婦的共同產，在分離時各得半份。無論夫或妻誰先去世，誰的財產就為對方所承繼。這樣家庭是完全立在平等和合作的關係上的。在過去我們常聽見英美等國的婦女稱道她們的家庭制度是怎樣的達到男女平權的地步了；但是把她們的情形和瑞典的相比，則我們又覺得她們不如後者遠甚。

現代婦女的時裝熱

爲了服裝，婦女曾受到人讚美，也曾受到人辱罵。讚美的人說，婦女的服裝一刻不停地變換新的花樣，表示們在進化上的快速；近百年來男子的服裝只變了二三變，而婦女的服裝則至少已經變了一二百變，就此可見男子在進化上是不如女子了。但反對這種說數的人卻自有一種理由，他們罵這班競逐於新裝的婦女，說，「婦女不是男子的奴隸，她們是服裝的奴隸。」話是太苛刻了，但也有人相信。

好歹由人去說，婦女的服裝照例是逐着歲月隨着綢緞店的大廉價與服裝公司的廣告宣傳而翻新花樣。我們看到婦女的服裝由高領減至無領，再回復到二三寸高的地位，由長下擺昇至齊膝蓋，再降下到離脚面只差二三寸，由竹管樣的細袖口縮短至肘處成爲喇叭式大袖口，再收小而伸至齊腕的地位：一切都合節奏，如

音韻般高低地昇降。而且在今年乃有更大規模的時裝運動出現於上海。婦女的服裝文化大抵要在今日達其登峯造極的地步了。但我們又在某日報上發見了這樣的評論：

「婦女只知跟着大眾走；她們完全不能在自己最重要的個性上生活；她們是時裝的奴隸——在思想上或在心中都是——因為在服裝方面，沒有一個婦女不是隨波逐流的。我們知道這樣放肆的話一定要引起許多女郎的震怒，但我們總覺得女子若能依照自己的個性以求最良好的適合，而不受時裝製造者的支配，那一定要更自然更好看了。」

上面的話原是針對着西洋的時裝潮流而發的，但把他所說的道理按之於我國的時裝運動，那我們覺得在提倡時裝時是真的要有着相當的辨別。中國的時裝潮流近來是處處模倣着西洋，在服裝公司的宣傳上尤其是模倣得厲害；但這樣由服裝公司支配而使用服裝的方法究竟是否適當的，看了上面的話我們也懷疑了。

講到了西洋婦女的時裝熱，常常使我覺得好笑。因為她們用了日常一大部的時間，精力來趕逐時裝的潮流，應該是沒有功夫來談參政等等大問題了，但她們卻對於一切都鬧得起勁。還有使我好笑的是外國竟有幾千萬人靠着婦女的時裝換飯吃。時裝添長了一尺，那麼絲織公司和廠家都發了意外的財；時裝用了某種特殊的顏色，那麼染料店的賬櫃內都滾進了大批的金錢。當然，在一班人發財之後一定也有很多人喪財而苦惱，但那都不受人注意，因為西洋商業中的人是只講成功不講失敗的。

巴黎和紐約是時裝的兩個中心。每年春秋二季有着時裝的大競賽，成功的一家服裝店發了大財，其餘的便趕去替成功的一家製新貨。一件時裝的成功要費去一年或半年的細心製作，而且每個時裝公司都要祕密地在地室或密室中製作，恐怕式樣給人家偷看了去。而當競賽開始時，差不多整個巴黎的交際界都是充滿了時裝的新聞。這樣熱鬧過後紐約又跟了起來，因為紐約的時裝還是要從巴黎定購

得來的。在巴黎是式樣上的競爭，在紐約則變成商業上的競爭了。在這熱鬧的季節，美國的報章和消閒雜誌上也發滿着時裝的消息。但誰都不得說穿這熱鬧是爲何而來的，大家說這是爲女子的美或爲服裝的進化，不可以說「這就是女子們的錢！」

但事實卻擺在那裏，提倡時裝的成功者是賺飽了錢。在今年巴黎的秋季時裝競賽中，更發現了一件可怪的事情。據報紙上載着說，有兩個漂亮的美國婦女在巴黎被捕，查出許多時裝的圖樣，是她們從巴黎服裝公司中用種種方法盜得來寄到紐約的服裝公司中去的。爲了提倡時裝竟至雇了人到外邊去剽竊圖樣來賺錢的，但可憐那兩個婦女竟被利用而犯法了。

說女子的競逐時裝是爲着愛美，那並不一定對的。有許多時裝是完全逐着潮流而已。汽車盛行了，婦女都把帽子的闊邊剪去；飛行時髦了，婦女的帽子兩邊又掛了下來，貼着耳朵，像飛行帽的樣子；但美是說不上的。

有時西洋的婦女會因着一件很小的事情而風行了一種時裝。在某次一個婦人出席於丈夫犯法的審判中，她的辯護律師苦心孤詣地教她穿着一種特殊的裝束。在一時間成千成萬的要表示自己無罪的婦女跟着穿起這樣的裝束，服裝公司就賺了許多意外的錢財。在數年前，巴黎最出名的女優莎拉朋哈脫(Sarah Bernhadt)特異地穿了一身女優所不大着的純白衣服出現於波龍大森林，立刻盛行了。一個白色服裝的季節，而染色公司大大地虧了本。當美國哈定總統就任時，他的夫人穿了一身藍色的裝束，於是「哈定藍」在美國盛行了多時。

上面已經把西洋婦女競逐時裝的情形說過許多了，順此帶轉筆來，我要說，我國的婦女正不必學着這種盲目趨時的風潮。商人以謀利爲目標，凡是賺錢的方法都可以學；但婦女正要達到一種新的有意義的生活，這種無謂的事可以不必學。

但「時裝」二字變通點說說卻也是未可厚非的。譬如我們把它解釋做合於時

代，合於年齡，合於時季。如在真正有意提倡國貨的商人，也可以把國貨的衣料，說是合於經濟恐慌財源外溢的我國在現「時」所應當採用的服裝；但我眼見得在提倡的人很容易走入錯誤，他們所提倡的服裝是太奢侈太高貴了，決不是現「時」一般愁着貧苦的平民所配穿著的。那麼，一切還不過以時髦為標準，使婦女競逐於商人所提倡的「時裝」。

婦女的化妝香品

從巴黎和紐約運來了大批的香水化妝品，在中國的市場上出售。所希望的主顧是中國的婦女。二三寸高的玻璃瓶子，裝着黃澄澄的液體，式樣顯得非常的精巧和美觀，放在大公司的櫥窗內，每瓶的售價標着自數元以至十數元不等。公司在廣告上儘說這種香水的氣味好，能持久，沒有說牠們會療飢止渴或有其他什麼奇妙的以至實際的用處。但這種「珍貴」的香水竟在「貧窮」的中國市場上得着

了並不很壞的銷路。事情是確確實實的，這種香水已經走入了每個家庭婦女的手，踏進了每個學校女生的宿舍，而且漸漸由都市傳佈到鄉鎮間。

這曾經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爲什麼這一點東西能受到那樣多人的愛好，值到那樣高的價值。問一般婦女，問出賣的商人，但回答的結果都不能使我滿意。他們的理由不外乎說這東西香得好。單爲了香就值得費了如許的代價麼？我始終懷疑着。

但我卻在這種香水的出產地發見了一個適當的解答。那是美國的一個專門研究化妝香品的化學家畢脫門 (Franklin H. Pittman) 的，在他所著的一篇文章中宣布了現代化妝品事業所以興盛的原因。據他說，現代的化妝品無不含強烈的性的誘惑力，因此就得到了一般人的愛好。這話不是無由的，他又舉出了下列的一段事實：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中，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於化妝香品的研究。

他們用種種試驗將香品加以分析，尋出每樣香氣所引起的特殊的情緒的刺激與刺激的強度；根據了這些試驗的結果，可以配成各種含有性的誘惑力的香水。他們所用的機械爲心理電流計 *Psycho Galvanometer*。在行試驗時，使許多受試者（都爲二十至三十歲間的青年男女）排列坐着，把眼睛包住，然後以蘸有各種香水的棉花放在他們的鼻孔前；於是各種情緒的反應便會在電流中傳出來，沒有一點錯誤。電流計在反應作用中連續發出類似以指叩桌的聲響的高低中又可以察出反應的強弱來。

有許多商人以鉅額的金錢去津貼這班試驗員，把他們試驗的結果買來製造各種的香水。在廣告上，他們指明了某種香水是具有怎樣的強度。某種香水能引起怎樣的刺激，有的甚至於標出某種香水是配給某樣性質的婦女用，和某種香水是可用以制勝某樣性質的男性。這些香水每瓶要值到數元以至數十元的代價，但購買的人卻並不因價貴而減少。於是，許多經營化妝香品的商人都發了財。

我們中國的婦女爲什麼要拚着高價去買這些小小瓶子的香水？僅只是爲香嗎？爲什麼婦女在服飾和化妝品上最易被騙了錢？據我所發見的解答，似乎是外國商人的營業心理戰勝了我們婦女的虛榮心理。

然而這些香水所以賣得這樣貴並不是沒來由的，讓我們再看看牠們的製成是如何繁複，奢侈與消耗的事情。

據說，現代的香水真是一件複雜的東西，在每種香水裏面常常含有一二百種的成分。有許多化學家在試驗室內研究了數月或半年，把各種香味組合了又分開，分開了又組合，結果才得到了一個適當的配合法。這方法是像音樂家作曲般先寫在紙上，然後再開始作實地的製造。

製造的第一步是將幾種組合香味先混合起來。所謂組合香味者，乃是德國科學家所發明的一種化學物質，含有持久的香味，爲製造香水的最重要的必需品。在這組合香味中再加入一種或數種花香或從植物中提取的香油。那就是所謂「花

精」(Flower absolute)，專出於法國和保加利亞的南境的。這種「花精」的價值真可以驚人，每磅要值二百至一千元美金，但據他們說那並不算貴，因為在全世界只有保加利亞南部的八十里長的山谷中所產的薔薇是適合於製成這種「花精」的，而且要五萬朵在清晨摘下的花苞，纔能產生一英兩的「花精」。

但是單這二樣還不能完事，每種香水必須含有一點定香劑(Fixative)，那麼香水用在身上後、纔不致片刻就化爲烏有。現在通用的定香劑有三種：最多用的是麝香，那是從幾種動物的體內取出來的；其價值之貴竟超乎等量的黃金之上。現在大都是從中國內地和蒙古高原的麝鹿取得的，每頭麝鹿在體內都有一隻小囊子，藏着不到一英兩的麝香；但那小動物的生命卻就喪在那珍貴的囊子上面。較麝香次多用的是香狸，也是產於東方一種珍貴的東西，再次是龍涎香，是從海中浮到灘岸而被人發現的。在這種定香劑加入後，香水的製造算是完成了，專待裝到精緻而玲瓏的瓶子內，加上金色的或五彩的外飾，引誘婦女的注意。

世界上儘有許多重大的關於人類福利的事情沒人去注意，卻偏有人日夜窮心於這小東西的製造上面；世界上儘有許多沒有一毛二毛錢買來果腹的麵包吃，卻偏有人化着數元數十元去買這一點不關痛癢的東西塗到皮膚上面。究竟這是什麼緣故呢？讓每個婦女來解答這啞謎罷！

親子關係的辨認法

親與子的關係是人類間最密切最永久的一種，比夫與婦的關係更深進了一層。因為夫婦是靠著兩個心的一時的吸引而結合攏來的，而親子則有一種血統的關係在連繫着，所以儘有多年相處的夫婦因為兩心的不諧而一旦決絕的，而父母對於親生的子女雖然隔離了半世在重見時仍會覺得是自己的肉，自己的心。在過去的歷史中傳記中有許多人因為這種關係上的缺陷而抱恨終天的——爲的失去了一個親生的子女，爲的自己親生的骨肉被人強佔了去，或者爲的疑惑自己所養的一

個不是親生的而是所謂「野種」。當文化進入於近代，親子的關係卻比較從前更增添了許多重要的意義。因為離婚的增多，性的限制漸呈寬弛，於是父母對於子女是否親生的問題也增多了起來。現代法律在三種案件上，是絕對要依賴親子關係的辨認而解決的：第一是承繼問題；第二是私生子女的供養問題；第三是離婚中夫對於妻所生的子女疑為不是自己所生的問題。但就在科學昌明的現代，對於這種關係的辨認還是感到非常困難。

記得在我國歷史中，曾經說到過一個州官判決兩個婦人爭奪兒子的故事。那州官的判決方法是被一般人稱讚為賢明公正的。故事的起端是兩個婦人爭奪一個兒子各認為自己所生，因為各不相讓，便扭着到官裏去求解決。州官把她們盤問過一遍，兩人都說那孩子是自己所生的，而且說得都非常認真。於是州官就想到了一條計策，他說：「既然你們兩人都說那孩子是你們自己生的，那麼讓我用刀來把孩子劈開給你們每個得一半罷！」左右立刻獻上刀來，州官裝着把刀對孩

子劈過去的姿勢。這時一個婦人神色自若地看着州官用刀劈過去，但另一個卻猛撲過去把刀攔開了，她就說是將孩子全給了那個婦人都不妨，只要不殺死他。州官把刀放下來，立刻判定這婦人是那孩子的母親，因為她的舉動完全是親子關係的真情的表露。自然，在古時這樣的州官要算是非常賢明公正的了；但這樣全憑一人主觀的判斷法，在現代的眼光看來卻完全是非科學的。

從前法蘭西的皇后是在大庭廣眾之中生下兒子來的，爲的是怕人將真命天子私下調換了去。但這樣的方法在現代許多人看來還是沒有用；因爲我們雖然能夠證明那孩子與母親的關係了，可是不能證明孩子與父親的關係是否真確的。所以在爭奪承繼，私生子要求他的父親承認以及離婚中男子懷疑婦人生下的兒子是否與自己真正有關係的時候，爲法官的也常覺得沒有解決的辦法。在科學昌明後爲法官的在這方面總算得到了面相辨認法與指紋學的一點幫助，但結果還不是完全靠得住的。

最近，德國康納司堡大學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的善其梅斯脫教授 (Professor Zangmeister) 發明了一種由血液中驗別親子關係的新方法，在目前這要算是最可靠的了。因為「親與子的血管中是流着同樣的血液」，所以從血液中檢驗要比從外貌上觀察準確得多。善其梅斯脫的方法是以母和子或父和子的血清混合了用光學的器具察知這混合液中的變化要比其他任何的血液混合液的變化都不顯著：根據了這點可以證明親子的關係是否真實的。檢驗的方法是完全專門的，在我們對於科學沒有充分根基的婦女，說來也不易明瞭；但為大略知道一點起見，這裏就簡單地說一說。

善其梅斯脫的檢驗方法是依據於化學中的汀戴爾 (Tyndal) 反應。一般人都知道光線照過一個黑暗的房間會使我們察見空氣中塵土的黑點。原因是由於光線在透過暗處時遇着塵土便顯了出來。汀戴爾在十九世紀時發見了這現象，並且證明光線在透過液體時也可以顯出其中所有微小的雜質。

許多生物原生質中與動植物體中的化學物質常呈一種膠質的狀態；當水或酒精加進去後，便成爲膠狀的溶液。血液就是我們人體中大部分的蛋白質的膠狀溶液。這些膠狀溶液都可以發生汀戴爾反應，因爲在光線通過時，其中許多超顯微鏡體的分子都可以看得出來。

善其梅斯脫教授的檢驗方法是這樣：將兩個有親子關係的人的血清混合了，見的汀戴爾反應要比其他任何的二種血清的混合爲不顯著。其間的分別是不能以肉眼覺察出來的，但可用一種精密的光度測量器叫做 Siep-Phocrome 的辨別出來。

在一個玻璃管中盛着血清的混合液，將光線透射過去。將光學器置於一邊，由旁面望去，可以見到玻璃管的被透射的部分，於是被膠狀分子所遮住的光量便顯示出來；這些遮住的光量可於光度測量器上求得之。光學器的應用是很困難的，需要長久的練習與經驗，但結果卻是非常準確的。

善其梅斯脫教授最先以一個初期的孕婦作試驗，目的爲要尋出一個孕婦的血清與從胎中提取質素的混合液在測光器上是否與別個人血清的混合液有所不同。結果發見了確有不同。在一百次的試驗中，沒有一次錯誤。大概在懷胎二月的孕婦試驗起來已有此種現象，到後來稍呈顯著；在生產後漸漸消滅，至一星期後則已完全絕跡。

第二次他以一個初生小孩的血清和母親血清的混合液作試驗，結果液體的光度也漸漸地消滅起來。這反應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完畢了。他總共試驗八十次，沒有一次錯誤。

母與子的關係固然可以像上述的驗別了，但父與子的關係怎樣？據善梅斯脫教授的試驗，在十九對被試的父子的血清的混合液中，每次都發見膠狀體遮住的光量減少起來。這樣父與子女的血統關係也可以辨認出來了。

最後的問題是汀戴爾的反應在已經長大的子女中是否仍舊有效的，因爲在爭

奪承繼等等條件中，牽入問題的常爲年紀長大的子女。在十四個試驗中，汀戴爾的反應都是非常明顯，而被試者的年紀有三十歲以上的。

自來科學的發明都須經過多次的試驗與確實的證明才能爲世界所公認的；善其梅斯脫教授的方法現在還有在試驗會得完滿的成功。也許他的試驗終會成功而被世界所公認，那就給人類間解去不少的糾紛了。